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69, No. 1361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無競齋質湖隱

非俗非僧。非凡非僊。打開荊棘林。透過金剛圈。眉毛廝結。鼻孔撩天。燒了護身符。落紙如雲烟。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巔。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。氣吞九州。囊無一錢。時節到來。奄如蛻蟬。湧出舍利。八萬四千。讚嘆不盡。而說偈言。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。

No. 1361
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

仁和 沈孟祥 敘述

裂網掀番出愛纏	金田得入效金仙
髮隨刀落塵根淨	衣逐雲生頂相圓
悟處脫離煩惱海	定來超出死生關
皇恩佛德俱酬足	一朵爭開火裏蓮

此八句詩。見三教中惟禪最妙。且說大宋高宗時。有一金身羅漢。在天台山。托化來臨安府顯聖。天台山在浙東台州府。國清寺有一長老。名一本。號法空。乃累劫脩來活佛。時值年終。密布彤雲。揚揚飛雪。長老在方丈中獨坐。令廚下整晚飯。一聲雲板眾僧皆集。至齋堂飯罷。長老仍於方丈禪椅中坐。侍者進茶。忽聞一聲響過如霹靂。長老曰。是甚麼響。乃與侍者同行至法堂。轉上佛殿。入羅漢堂。見一羅漢連椅仆地。惟長老陰知。佯曰。另作理會。眾至方丈。令侍者燃香點燭。此時雪下愈大。有詩云。

姑射真人宴紫薇	雙成擊碎玉琉璃
朗然宇宙難分辨	大地眾生正路迷

長老危坐禪椅。閉目垂眉。入定少頃回來。曰也去不遠。眾僧曰。某等心愚道淺。不諳禪機。願聞其詳。長老曰。便說無妨。適來紫脚羅漢。厭靜思動。已投他處去了。異日若等亦有知者。老僧待一月餘親往。分付他一言。眾各散訖。且說台州府天台縣李茂春者。乃高宗朝李附馬之後。宮拜春坊贊善。為人純厚。不願為官。辭職隱于天台山。止有夫人王氏。年三十餘未曾生長。每每祈神求佛。忽一夜王夫人。夢吞日光。自此得孕。十月分娩。時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時分。生得一男。紅光滿室。瑞氣盈門。贊善大喜。漸至月餘。有國清寺長老來謁。贊善迎接。上堂茶畢。長老曰。近聞公相弄璋。特來拜賀。就求一觀。可乎。贊善曰。承吾師盛意。柰小兒離胎日淺。身體未淨。焉敢見吾師哉。長老曰。願見何妨。贊善曰。吾師少坐。即

入內。王安世者乃贊善之妻兄也。贊善曰。國清寺長老。欲見小兒不識可乎。安世曰。彼僧道高德厚。欲見此兒君勿吝也。贊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。長老忙接過手曰。你好快脚。不要差走了路頭。兒但微微笑。長老看訖。遞與丫鬟曰。此子日後通天達地。入聖超凡。老僧送一名。曰脩元。令他脩本命元辰。贊善起謝。長老作別。贊善曰。本留吾師素齋。柰舍下葷筵。尚容扣剎。長老曰。老僧十月西歸。大人不棄。願一送為感。贊善曰。吾師。春秋未盛。正當安享清福。相別回寺。贊善是日廣設華筵。欸待親友。至晚而散。長老回寺數日。時屆上元。長老於法堂陞座。擊鼓三通。僧眾雲集魚貫。焚香兩班排立。大眾淨聽。

正月半放華燈。黎民處處樂昇平。元辰令節無敷演。歸去來兮話一聲。既歸去弗來兮。自家之事自家知。若使傍人知得此。定被他人說是非。故不說只成呆。生死事不須猜。山僧二九西歸去。特報諸山次第來。話生死誰諳悟。箇箇原來有此路。光陰攢過幾多人。綠水青山還是故。山色青水光綠。閻羅老子無面目。寄語大眾早脩行。來世同登極樂國。

長老念罷。眾皆跪下。告曰。我師願再留數十載。長老曰。死是定數。焉可稽留。眾僧淚下。長老令侍者抄錄法語。速報諸山。令十八日早來送我。是日長老下法座。遂令置龕畢。至十八日諸山人等咸至。李贊善亦至。齋罷。入方丈相見。長老沐浴更衣。到安樂堂禪椅上危坐。諸山和尚一應人等。左右站立。後先簇擁。長老呼五弟子。衣鉢之類若等均派。監寺可記數。若等五人各宜謹慎。為人毋得放肆。弟子大慟。長老曰。時候已至。急焚香點燭。眾僧辭拜。偕聲誦經。長老令取紙筆。遂作一絕云。

耳順年踰又九 事事性空無醜
今朝撒手西歸 極樂國中閒走

書畢。正值午時。下目垂眉圓寂訖。眾各舉哀。請法身入龕。後二月初九日。已三七日矣。是日天朗氣清。近遠畢至送殯。乃請祇園寺道清長老指路。長老立于轎上曰。大眾聽著。

柳媚花嬌二月天。綺羅錦繡簇名園。上人不愛春光好。撒手西歸返本源。恭惟國師長老。性空和尚。覺靈。本性既空。事情何有。爭柰禪心明明不朽。經誦楞嚴。字書科蚪。佛氏為親。泉石為友。六十九年。無妍無醜。天命臨終。自知弗守。約死期生。果然應口。穩坐龕中便不須走。休得呆癡聽吾指剖。

咦 西方是你舊路 弗用彌陀伸手。

贊罷。眾人悒快不已。迺[這-言+里]而行。到山化局。停下龕子松林深處。五弟子遂請寒石岩長老下火。長老立于轎上。手執火把曰。大眾聽著。

火光焰焰號無名。若坐龕中驚不驚。回首未知非是錯。了然何必問他人。恭惟圓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本公覺靈。原是南昌儒裔。歸依東土禪宗。脫離塵俗性皆空。

真是佛家之種。無喜無嗔和氣。有才有學從容。名山獨占樂其中。六十九年一夢。

嘆 不隨流水入天台 趁此火光歸淨土。

念罷。舉火燒著。舍利如雨。火光叢中現出一和尚。騰空而起叫曰。多虧了汝等。又曰。李茂春。汝子誠非官吏。但可為僧。切勿差了。倘出家可投印別峯遠瞻堂為師。駕青雲而去。贊善蒙長老雲衢分囑之言。摺摺不忘。不覺脩元年登八歲。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歲。贊善乃與安世。議延師教子脩元入學。無書不讀。漸年一十二歲。吟詩作賦。舉筆成章。時屆清明。贊善令設席款待先生。乃携金銀段疋束脩之禮。作酌先生。家居不遠。次日贊善令二子送先生去。回至祇園寺門首。王全曰。賢弟生雖居此。未嘗遊此寺。今是清明時候。盍進嬉戲。可乎。脩元曰。如此美哉。二人携手入寺。升階登殿。遍遶迴廊。欲進方丈。忽見二人言曰。內里官員。願小舍莫進。脩元曰。某等係李贊善府中舍人。內者何人便見無礙。遂入方丈。但見一床。於中。左坐一官。右坐一僧。兩邊排立數十行童。各執紙筆。脩元向前揖曰。許多行童在此何為。長老曰。在此爭功。脩元曰。學生年幼。不識爭何功也。長老曰。此位大人因下海。至黑水洋驀然浪波狂起。許此一愿方得平安還家。乃捨財一千貫請道度牒。開刳一僧。為見行童多雜。乃成一詞。後歇二句。但有續得者便刳為僧。脩元曰。此詞在何處。見賜一觀。那官人因見脩元人物俊雅。語言洒落。遂令取出與脩元。脩元接了一看。乃滿江紅也。詞云。

卜築溪山隨問蓋數椽茅屋。共嘯傲明月清風翠陰籠竹。靜坐洗開名利眼。困眠常飽詩書腹。任粗衣淡飯度平生。無拘束清晝永。尋棋局。深夜靜彈琴曲。筭人情却似雨翻雲覆。到底淵明歸去也。依然三徑存秋菊。笑卞和未遇楚王時荊山璞。

脩元看畢。遂續二句云。

淨眼觀來三界 總是一椽茅屋

官人并長老。一見駭然。便請脩元王全。坐定。長老曰。二位先生。請問姓名居住。脩元曰。表兄王安世子。王全也。學生乃李贊善子。李脩元。長老曰。可知可知。十餘年前國清寺長老歸天之日。曾與尊府言。公子只可出家。今日既續此詞。理合刳為僧矣。脩元曰。家父止生學生一子。豈有出家之理。長老曰。貧僧自造宅。見令尊大人禮請。今日豈敢造次。二公子不棄。可于敝寺暫宿一宵。脩元曰。因送受業師還。路由上剎。偷閑半日。父親不知。焉敢擅便。長老送出山門。回方丈與官人曰。此子非凡。異日不可量也。倘相公捨千貫。刳得此。一則大人名望。二則光顯貧僧。不知此子肯出家否。且說脩元兄弟二人。回府參見父母。贊善曰。汝二人出去。何回晚甚。脩元曰。多蒙先生設酒相待。回由祇園寺過。因入相翫。正遇眾行童在方丈爭功。孩兒一時續了兩句詞。以此擔閣工夫。彼寺長老言明日親到。來稟父親。贊善曰。孩兒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天台山中有三百餘寺。曩者國清寺長老性空禪師。并寒岩和尚皆已西歸。近今却尊祇園寺長老。若何輕視此也。王全曰。姑爹何慮。孩兒亦

知方纔賢弟兩句詞。遂驚動那長老。倘彼明日來。孩兒自有答應。贊善乃笑而罷。次早忽報祇園寺長老至。贊善遂出迎接。相見禮畢。長老曰。日昨公子到敝寺。偶值行童爭功。感令郎續成一詞。故此特來拜請令嗣出家。不識尊意何如。贊善曰。荷上人盛德。感佩無既。其柰下官特此一子。難以奉命。長老曰。諺云。一子出家。九族昇天。抑又十餘年前。性空長老之言。大人何故頓忘。話間。忽圍屏後。走出修元。向前行禮畢。曰感蒙長老盛情。學生只有三事。難以出家。長老曰。何也。修元曰。學生年未及冠。不諳正事。父母在堂乏人奉養。遍觀天台僧眾。無可為師。有此三事難以奉命。長老曰。貧僧已年六十。何不能為汝師乎。修元曰。學生有句言語。動問長老。長老曰。公子年幼何猖狂也。修元向前曰。上人高壽。長老曰。年六十二矣。修元曰。既年六十二歲。不知前此一點靈光在于何處。長老赧然無答良久。修元曰。只此一句尚未省悟。焉能為我師乎。長老惶懼。置身無地。贊善待齋。長老堅辭還寺。於心不樂。連臥三晝。乃起忽報觀音寺長老道淨相探。相見坐定。茶罷曰。聞知師兄清體不快。特來拜訪。不知因何染病。道清長老曰。多感雅意。一言難盡。一一道說。道淨曰。若此何難。道清曰。賢弟毋得小視。此子才學誠然拔萃。話間又報李贊善。及子二人來見。長老曰。請進。禮畢獻茶。贊善曰。小兒。日昨狂斐犯上。尊師釋怒為愛。道清曰。惶恐惶恐。道淨曰。此間公子就是。道清曰然。道淨曰。公子甚表。元曰名修元。道淨曰。字號修元。本命元辰修未易。修元勃然曰。名為道淨。淨生極樂道須戒。二上人竦然起敬。道清待齋罷。贊善乃返。修元每日在書院吟咏。不覺年已二九。豈料夫人王氏。臥病不起。時年五十一歲而亡。比及母服闋。仍繼父喪畢。母兄王安世。累與元言婚事。元亦不掛懷。時往諸寺。但覓印別峯遠曙堂。二長老不知下落。越半年。始知音耗。印別峯和尚。在臨安徑山寺住持。遠曙堂。先在蘇州虎丘住持。今在靈隱。元稟舅氏王安世曰。此事未必盡善。亦未必誠然。但汝家許多產業再無以次兄弟誰當管事。元曰。喜得賢兄善治家事。料必無妨。決定二月十三日吉起行。安世曰。如此去急。須得整治衣服。我極老邁。乃令王全送去。元曰。家中無人。何必賢兄去。止希一二侍者足矣。吉日已至。元乃取鈔若干。拜辭舅氏遂行。安世再三叮囑。元一一听領。迤[這-言+里]過錢塘江。登岸入城。逕到新宮橋客店安歇。次早偕王全。帶侍者。遶城閑翫。至晚乃還。謂主人曰。久仰臨安勝槩。小人特來閑翫。主人曰。此城市中。無非官府衙門。街坊鋪店有何好處。若要閑戲。盍往西南二山諸寺。西湖勝景。天下罕有。元曰。有一靈隱寺。却在何處。主人曰。此寺正在西山飛來峯對。元曰。路從何達。主人曰。出錢塘門便是西湖。過保叔塔下。沿湖北山。至岳武穆王墳入西。乃是靈隱寺。前有石佛洞。冷泉亭。呼猿洞。無窮佳景。水明山秀。元曰。此寺有幾多僧眾。主人曰。約有三五百僧。上年歿了住持長老。往姑蘇虎丘山。請得一僧名遠曙堂。此僧善知過去未來之事。元曰。來早即當往見。元乃扮一秀士。同侍者沿路出錢塘門。時三月天。風日晴和。元顧謂侍者曰。聞說杭州

西湖景致。果不謬矣。入昭慶寺。見大悲像。頌曰。

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
既是名為觀自在 何須拈弄幾多般

題畢。行至大佛寺。見大佛半身。頌曰。

背倚寒岩 面如滿月 盡大地人 只見半截

題畢。迤[這-言+里]過飛來峯。坐冷泉亭。元仰觀亭側。有唐賢白樂天詩云。

朔風凜凜雪漫漫 未比清泉一道寒
六月炎天不飛雨 請君就此倚欄干

修元稱羨好景不已。但見許多和尚。隨長老逕進寺去。惟一僧在後。修元急向前施禮曰。適此長老從何而來。和尚曰。是本寺新住持遠瞻堂長老。因徑山寺印別峯西歸。請去下火方回。元曰。學生欲見長老。敢煩引進。和尚向前覆長老。長老令請進。元乃進見。行禮畢。長老曰。秀才何來。元曰。弟子從天台山特來。系出李駙馬之裔。贊善之子。小字修元。不幸父母雙亡。一意出家。近聞我師飛錫。特來拜投。乞希清目。長老曰。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禪難。彼處天台山。三百餘寺。何為捨近而趨遠。元曰。幼奉國清長老遺言。故特投禮。長老曰。若後侍者誰也。元曰。弟子家中取帶賤僕。長老曰。人家各有大小。急可遣還。元乃取出所帶之鈔若干。納付長老。以為設齋請度牒常住公用等費。餘者付僕人作路資。僕人曰。某等隨侍官人抵此。滿望衣錦還鄉。豈期於此寺出家。元曰。你只合遠回。傳覆我舅氏言。我在杭州靈隱寺出家。二僕汪然流涕。不忍而別。且說長老在方丈中。令侍者焚香點燭。危坐禪椅。入定半晌。乃曰。善哉善哉。此種姻緣却在斯乎。遂揀吉日。修齋請度牒。齋完鳴鐘擊鼓。會眾于法堂。長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。出家容易還俗難。汝知之乎。元曰。弟子誠然心悅。非勉強也。是時遂披剗。將髮分縮五丫髻。長老曰。此五髮。前是天堂。後是地獄。左為父。右為母。中者本命元辰也。元曰。弟子已理會矣。方落髮畢。長老摩頂受記。名為道濟。長老曰。汝受三皈五戒。殺盜淫酒氣。自後俱可除下。每日在雲堂坐禪。道濟曰。如斯而已乎。長老令監寺送道濟入雲堂。道濟坐定。監寺分付曰。汝宜謹慎。休得跌。地道濟坐至三更。身漸疲困。忽從禪床顛倒一跌。不知所之。連聲叫苦。不覺跌起一大脰[月*達]。監寺曰。道濟汝何故跌下。姑恕這次。倘後定行痛治。道濟起來再坐。睡意昏昏甚難消遣。連跌二次。監寺曰。今已二次亦難恕饒。少頃又跌。如此三次。跌得七塊八塊。監寺曰。道濟新剗光頭。正好乞幾竹篋。道濟曰。跌了許多脰[月*達]。又加一竹篋打一大塊。我去告訴師父。監寺曰。我看你面只打一下。你到要去告訴師父。道濟曰。阿哥是我不是。監寺含笑而去。漸漸天明。道濟起來。頭上摸著脰[月*達]。連聲叫苦惱苦惱。坐得一夜。頭上許多塊起。若坐幾月。頭上塊子無處安頓矣。只得又熬兩月。道濟陰思道。未出家時大塊肉大碗酒。恁我意喫。如今只是粥菜。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勾。身漸黃瘦。如何受得過。不如辭別長

老還俗去。於是急跳下禪床走至雲堂門首。二監寺曰。適間已去小解。今何又去。道濟曰。牢裡罪人也放水火。你何多管閑事。監寺道放你去便來。道濟出得雲堂門逕入方丈。先是伽藍已告知長老言。天台山出家的羅漢。近差念頭。我師可點化他。休得放去。只見道濟已到面前問訊。長老曰。道濟你不坐禪來此何幹。道濟曰。告我師。弟子出家不得。正欲還俗。長老曰。快休出此言。我前日曾與你說出家容易還俗難。汝既出家豈有還俗之理。道濟曰。都是弟子不是。望我師慈悲。看弟子苦惱面饒了。長老曰。有甚苦惱。熬守二年管職事。道濟曰。弟子守不過。寺中酒肉不曾見。面粥又喫得不飽。禪床上坐不穩。跌下來又被監寺大竹篾打。遍身黃瘦如何熬得過。長老道。我自罵監寺不打你了。道濟曰。便打幾下無妨。只是無東西喫熬不過。弟子有兩句佛語。長老曰。說與我聽。道濟曰。一塊兩塊。佛也不怪。一醒兩醒。佛也不嗔。一碗兩碗。佛也不管。長老道。你轉得雖好。不要差了念頭。正說間只見齋堂敲雲板。長老令侍者將粥來。就令道濟同喫。道濟見長老亦無受用。碗內只有些粗麩。餘外是黃酸齏菜。道濟遂念出四句云。

小黃碗內幾星麩 半是酸齏半是瓠
誓不出生違佛教 出生之後碗中無

長老曰。善哉善哉。汝却曉得。道濟曰。曉便曉得。只是熬不過。長老乃吟四句云。

月白風清涼夜何 靜中思動意差訛
雲山巢頂蘆穿膝 鉄杵成針石上磨

道濟曰。弟子自禮長老為師之後。並不曾開發。如何得成正果。長老曰。汝忒性急。既如此可近前來。道濟向前。被長老扯住只一掌。道此人必悟。只見道濟扒將起來。看著長老胸前。只一頭將長老撞番跌下禪椅。逕奔走了。長老高叫有賊。忽眾僧雲集。問曰。偷去甚物。長老曰。禪門大寶。眾僧問。兀誰偷了。長老曰。道濟。眾僧曰。不妨某等即便拿來。長老曰。且休。老僧明日自問他。眾皆散訖。惟道濟一逕直入雲堂內。口言好好。扒上禪床。看著上首坐的和尚。只一頭撞去道妙妙。和尚曰。道濟甚麼道理。道濟曰。閑要何妨。須臾又將次首坐的和尚亦撞一頭。道妙妙好耍好耍。眾曰。道濟風了。道濟曰。我痴則痴自家知。是夜道濟在禪床上。戲了一夜。監寺亦不能禁約。次早長老方丈獨坐尋思。道濟雖如此。未知他參得透否。且問。他幾句佛語便知端的。遂令侍者往雲堂內。擂鼓敲鐘會眾。長老升法座。念了一遍淨土呪。眾僧焚香。長老曰。眾僧聽看。

昨夜三更月正明 有人曉得點頭燈
驀然思起當時事 大道方知一坦平

念罷道。大眾有記得當時事者麼。道濟此時在浴堂洗浴。聽得道我却理會得。連忙繫了浴裙。穿上直裰。直逕入雲堂問訊道。弟子記得當時事。長老曰。既然曉得。

盍從大眾之前發露。道濟就法座前。打一根斗正露出當面物事。眾僧掩口而笑。長老曰。真乃吾家之種。遂下法座眾僧都散。長老入方丈中。只見監事等職事僧皆侍于前。長老曰。汝等何事。監寺曰。告我師適問道濟已犯禪門正法。該責二十下。特取我師法旨。長老曰。單子在何處。首座呈上單子。長老接過手。令取文房四寶。乃於單子後面。批十字云。

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 顛者乃真字也。

批訖。付與首座。首座接過與眾僧看。曰長老何亦護短如此。自後眾僧都叫他做濟顛。每日發風。惱得滿寺僧人。無奈何。難過活。或告長老。長老只是護短。濟顛越風起來。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撲交。入呼猿洞引猿猴番根斗。引小的兒。上酒店唱山歌。有時眾僧在殿看經接施主。他却托著一盤肉。手敲引磬兒。攬在眾內。口唱山歌。塌地坐在佛殿上喫肉。眾僧告長老。長老曰。他是風子。汝等休得與他一般見識。忽一日長老在方丈中坐。只見濟顛手拿著一頂傘兒燈。引著七八十小的兒。口內唱山歌曲兒。前面舞將入來。長老曰。道濟你沒正經。連累老僧忍氣。濟顛曰。我師不可信。這干賊禿做一路。只顧難為我。今日是正月半元宵。因此閑戲。長老曰。今日既是正月半。令侍者擂鼓撞鐘。須臾眾僧都到法堂焚香。長老升座。念淨土文曰。大眾聽著。

鬧處莫入頭。靜處著眼看。明暗不相干。比各分一半。一半作貴人。教誰賣柴炭。不可毀。不可讚。望著虛空無邊岸。相呼相喚去來休。看取明年正月半。

長老念罷。下法座。大眾都敗。看看過了一年。又是正月半。有臨安府。知府來望。長老。交請入來方丈相見了。長老道。相公無事。同往冷泉亭上著盤棋。知府道好。侍者隨到冷泉亭去。這靈隱寺。有箇金絲猿。如常侍奉長老。長老叫他做猿行。當時也立在面前。兩箇下數盤棋。侍者報道。諸山各剎長老都到。十六廳朝官齊來。長老道。如何今日大眾都到。侍者道。我師只因去年正月半。升法座道。相呼相喚去來休。看取明年正月半。語錄批了。告報諸山大剎。今日都來相送。長老道。我又不死里。罷了。既是眾人都來了。豈可教他空回。提起袖來。把棋子都拂在地下。念道。

一局仙碁猶未了 又被波岩請涅槃

長老起身。便入去洗浴。換了乾淨衣服。作文白贊。道。大眾聽著。

正月半。又見一年時節換。今年不見去年人。不覺風光似輪轉。眼前大眾息諠譁。且聽山僧自決斷。大眾。如何是山僧自決斷。

咦 白雲吹散太虛空 皎潔一輪呈碧漢。

長老念罷。道貧僧有些衣鉢。千萬留與道濟。我只要道濟下火。說罷坐化而去。却說冷泉亭猿行聽得走到方丈中。遶著長老走三遭。立地而化。眾僧大驚。合龕子盛了。看看五七日到舉殯。濟顛不回。却待要起龕子。只見那濟公。一隻脚穿著蒲鞋。

一隻手提著草鞋。口內唱著山歌。望冷泉亭來。侍者道。你好放得落。你師父圓寂了。今日舉殯師父分付。專望你來下火。濟公聽得大笑。眾僧却請金牛寺松隱長老掛真起龕。長老立在轎上道。大眾聽著。

諸佛靈山建法筵。上人特去扳禪。料應定入龍華會。故使丹青仔細傳。遠瞻堂。遠瞻堂。這般模樣甚猖狂。方袍圓頂如來相。皓齒明眸尊者裝。無嗔怒。有慈祥。禪心耿耿只如常。不但真容傳得好。名字從來到處香。

咦 他年若在靈山會 認得今朝遠瞻堂。

松隱讚罷。鼓樂喧天簇擁龕子。到佛國化局。松柏亭下解扛索。濟公下火。手執火把道。大眾聽著。

師是我祖 我是師孫 著衣喫飯 盡感師恩
臨行一別 棄義斷襟 火把在手 王法無親

大眾且道如何是王法無親。

咦 與君燒却臭皮袋 換取金剛不壞身。

舉火燒著。舍利如雨。中現遠瞻堂長老叫曰。汝等各宜保重。說罷。化陣清風而去。齋畢。各散。濟公從長老死後。愈加風發。首座曰。你師父衣鉢交付與你。濟公曰。我儂不要。首座曰。師父嚴命。濟公曰。如此。且擡出來看。首座令人一一扛出來。濟公曰。與我都開了鎖道。大眾各自來搶。言訖。眾僧打成團。攪做塊。濟公只揀光頭上鑿栗暴。一時搶盡了。濟公自此越風發了。先是有例。寺中住持若死過。數日請諸山會湯議論。別請長老住持。首座曰。眾位和尚在上。自長老西歸之後。這道濟越風。攪得禪門不成規矩。今日列位在此。煩勸諫他。監寺令侍者去尋濟公。時濟公在飛來峯。牌樓下。引領許多小的兒。在溪中摸鵝卵石。侍者曰。濟公。首座請許多和尚。在方丈會湯。特令我來請你。濟公道。必然請我喫酒。便同侍者。入方丈相見了。濟公呵呵大笑曰。你們團團坐在這裡。好似子孫堂。只少箇大均娘娘。首座曰。你且莫風。你師父已死。只有你在這裡。你可做正事。也與師父爭氣。濟公曰。爭氣爭氣。你們方纔會湯喫酒。便不叫我。我偏是無分子息。我若爭氣。與你們每日打鬧。眾僧曰。某等清淨禪門。如何用得這等無正事的。濟公曰。看你這夥禿驢。理甚正事。正是冰炭不同爐。你看我不得。我看你不過。方纔長老死得。便有許多說話。是日就收拾了包袱。拿了禪杖。別諸山和尚。師父骨塔前。拜了幾拜。便走。濟公離了靈隱寺。過了六條橋。逕到淨慈寺。投宿一宵。次早到浙江亭。趁船取路。到台州時。有人報知王安世舅舅。合家來接。喜不自勝。濟公拜見舅舅。舅母。王全。嫂嫂。都相見了。舅舅曰。聞知你在靈隱寺出家。十分好。緣何不緝理。身上這般模樣。濟公曰。舅舅差矣。出家人。要好做甚麼。我只是隨口做幾句詩詞歌賦。喫幾碗好酒。過得終朝便了。濟公連過十餘日。舅舅要做衣服與他。罰誓不要。只是喫酒。或往諸山寺院閑走。作些詩賦。忽一日濟公對舅氏曰。我回天台。已一年餘。明日還杭州

去。舅氏曰。你平日。說與本寺僧眾不睦。不如只在家。濟公曰。這箇使不得。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勸他不得。乃恁他去。付與盤纏。濟公並不受。曰出家人做甚麼要銀兩安在身邊。到擔干記。當時辭別舅氏。離了天台。趁了江船至浙江亭。上岸。濟公自思。我若別處寺裡去。又不怯氣。我係是靈隱出身。逕到那里。看這夥禿驢。肯著我否。乃過慈雲嶺。逕投靈隱寺。到飛來峯。見一藏主。藏主曰。濟公。你回天台去許多時。寺中換了住持昌長老。混名叫做檀板頭。濟公曰。如此却難打夥。逕投寺裡來到山門下。見一首座曰。濟公你來了。如今長老。不比你師父。濟公道。若得利害。不怕你們欺侮我。首座曰。我同你入見長老。二人到方丈見長老。濟公拜了。首座向前曰。此僧。乃先住持遠長老的徒弟。道濟是也。因還天台年餘纔回。長老曰。莫不是能喫酒的濟。顛濟公曰。弟子出遊一年。酒肉俱戒了。長老曰。若如此。可掛名字。收了度牒。濟公但在雲堂坐禪。閑時在殿上念經。兩月餘。再不出山門。時值殘冬大雪。濟公覺身體冷。來到香積厨。下向火露出一雙精腿。火工曰。你師父有許多衣鉢與你。倒令人槍去。如此大雪。一雙精腿可不冷也。濟公曰。冷自我受。凍也無妨。只是年餘不喫酒苦惱子。火工等。見濟公說得傷心。便道。濟公。我們有瓶酒在此。請你喫。只怕長老知道。濟公曰。阿哥。難得你好心。我躲在灶下喫。一箇便遮了。一箇篩酒。濟公喫了。便走出厨下來。原來這酒。不喫便沒事。但喫便膽大。不顧長老的言語。逕出山門前。却好撞見飛來峯。牌門下住的張公。張公道。濟公。多時不見你。濟公道。阿公。說不得。自台州來在寺年餘。長老拘束得緊。不敢出寺門。今日偶到厨下。火工請我喫了一瓶酒。覺有滋味。特出尋箇主人。張公曰。到我家喫三盃何如。濟公曰。十分好。跟了張公。逕出飛來峯。張婆在門前。見老子領濟公來。千歡萬喜曰。和尚多時不見。都入裡面。張婆[燒/金]兩碗豆腐盪一壺酒來。二人對坐。兒子篩酒。濟公道。阿公。難得你一家好心。阿婆道。和尚別樣便沒。只這酒有。在此。你只顧喫。你一碗。我一碗。各喫十五六碗。覺得醉了。濟公起身叫聒噪。阿婆曰。這等晚了。見自長老不許你喫酒。你今回去。倘說轉來。連我也。不知重。濟公曰。阿婆說得是我儂只在這裡同你兒子歇一夜。明早濟公見天色晴道。多時不入城。相望朋友。今日走一遭。張公家喫了早飯。一逕來岳墳。正撞兩對頭。踏過。濟公立住看時。乃王太尉也。太尉見濟公荒忙下轎曰。如何多時不見。濟公將前事細說。太尉曰。下官今日要去天竺。不得同你回府。汝明早可來府中走一次。濟公道。多感多感。太尉上轎去訖。濟公自入錢塘門。逕到炭橋河下。沈堤點家。此時提點不在。管店人見濟公連忙道。裡面請坐。我官人在此累累念想。兒子出來陪。侍茶罷。濟公見提點不歸。欲回寺。忽雪花飄舞。濟公仰視作詞云。

凜冽同雲生遠浦。長空碎玉珊珊。梨花滿目泛波瀾。水深鰲背冷。方丈老僧寒。渡口行人嗟。此境金山變作銀山。瓊樓玉殿水晶盤。王維饒善畫。下筆也應難。右調臨江山。

題畢。尋思沈提點。定在漆器橋。小脚兒王行首家。次早不別其子。逕望漆器橋來。至其家。問妳子曰。沈提點在你家否。妳子曰。方纔出去洗浴。濟公曰。如此我等他。便上樓去見王行首睡熟。濟公輕輕掀開被兒。踏床上。拿隻小鞋兒。放在陰門上。便下樓却好撞著沈提點。提點曰。久不見。緣何在此。濟公曰。我昨日特來尋你。不在家。料必在這裡。起早特來。你又去洗浴。提點道失迎。且上樓去喫早飯。二人同上樓時。王行首正睡覺。見這鞋。心內不然。問曰。誰上樓來。妳子曰。濟公。提點曰。出家人。甚麼道理。濟公曰。衝撞衝撞不是我儂無禮。有一段因緣。提點曰。願聞。濟公念出一詞云。

蝶戀花枝應已倦。睡來春夢難醒。羅衣卸下不隨身。三魂遊閨苑。七魄遶蓬瀛。故把羅鞋遮洞口。須知覺後生嗔。非因道濟假人情。斷除生死路。絕却是非門。右調臨江仙。

提點大笑曰。佳作。妳子托三碗點剝酒至。濟公喫了一碗曰。不濟事。行首曰。我不喫。你都喫了。濟公又喫一碗。妳子搬早飯來。二人喫了。濟公曰。多謝多謝。萬松嶺王太尉望我今日來。且去見他一面。提點曰。回來到我家走一遭。濟公逕投清河坊來。行至宗陽宮。酒庫對門。見箇豆腐酒店好買賣。推出湧入。濟公見雪飄將下來。且去買幾碗喫。濟公坐定。酒保問。和尚喫多少。濟公曰。胡亂喫些。酒保將四碟菜。一盤豆腐。一壺酒。一隻碗。濟公喫了一壺。覺酒有滋味。又取一壺喫了。再要一壺。酒保曰。和尚。我家酒味重。只好喫兩壺。濟公曰。于你甚事。只顧篩來。又喫了兩壺。濟公身邊無一文錢。一眼只望門前施主。正值雪落。過往人少。酒保來會錢。濟公曰。我儂不曾帶來。賒我賒。酒保曰。這和尚好沒來由。認得你是何人。濟公道。我是靈隱寺的僧。著人跟去便有。酒保曰。那有許多工夫。便脫這破直裰來當。濟公曰。我叫做菜餛飩。只有這片皮包著。如何脫得。二人在門首廝扯對門昇陽宮酒樓上人望見酒保扯的和尚。好像濟公。便令侍者。去叫二人上來。酒保同濟公到對門樓上。濟公看時乃是沈提點兄弟。沈五官。濟公曰。你在此快活。我被他拖住討酒錢。沈五官曰便是望見。因此特來相請。濟公曰再遲些。我這片黃皮。被脫去了。眾人大笑。沈五官分付酒保回去。濟公的錢我還。酒保去了。濟公曰。聒噪。阿哥解了這結。沈五官曰。如此大雪。同陪提點一坐。三人從頭又喫。濟公已有酒。略喫幾盃。便覺道醉。五官曰。你方纔乞這樣虧。何不作首詩。濟公便吟四句云。

慣會饕齋覓主人 身邊零鈔沒分文

誰知撞見真經紀 不遇檀那怎脫身

五官人道。你喫幾碗。濟公又念四句云。

平生只愛呷黃湯 數日無錢買得嘗

今幸見君君莫阻 再求幾碗潤枯腸

五官人大笑。令酒保只顧篩酒。濟公喫了十餘碗。又作四句云。

昔日曾聞李謫仙 飲酒一斗詩百篇
感君慨賜無慳吝 貧衲何嘗出口涎

李提點大笑。五官人又斟酒與濟公喫。濟公大喜。又作四句云。

自來酒量無拘管 惟有窮坑填不滿
要同畢卓臥缸邊 告君再覓三十碗

五官見濟公醉了。叫當直來分付。叫三箇唱的[彳*亢*于][利-禾+(彳*完)]來。不多時。三箇唱的來到五官身邊坐一箇。李提點身邊坐一箇。五官曰。濟公。我見你冷靜。特請娘子相陪。濟公曰好好。作詩一首云。

每日貪盃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
袈裟常被胭脂染 直綴時聞膩粉香

五官曰。這里無人。濟公可同娘子一睡。只見酒保上來道。使不得。濟公吟詩一絕云。

滿庫瓊芳闔色鮮 就中一朵最堪憐
恁伊萬種風流態 惟有禪心似鉄堅

五官喜曰。真佳作也。濟公又吟一絕云。

昔我父娘作此態 生我這箇臭皮袋
我心不比父娘心 我心除酒都不愛

吟罷。又喫幾碗。漸漸天晚。五官曰。濟公晚了。回寺不得。五官令當直扶濟公下樓。與李提點別了。二人徑到新街劉行首家。虔婆接見。十分歡喜。道五官人。今日如何帶這醉風和尚來。五官曰。他晚了回寺不得同來借歇。虔婆曰。無礙。便叫兩箇女兒來相見。令安排酒。五官曰。我們已醉。五官令大姐同濟公去睡。五官與二姐睡了。大姐推濟公入房中。坐在床上。關了房門。與濟公脫衣裳。濟公曰。阿呀。罪過相。被大如纏得酒醒。起身開房門欲走。又怕巡夜的捉住。只見春臺畔大火箱。有些熱。便扒上去。放倒頭睡了。大姐也自去睡了。濟公聽得朝天門鐘響。急扒起來推窓一看。東方已動。遂題一絕云。

暫假夫妻一宿眠 禪心淫慾不相連
昨宵姑順君台意 多與虔婆五貫錢

題罷見臺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壺。乃飲畢。又吟一絕云。

從來諸事不相關 獨有香醪真箇貪
清早若無三碗酒 怎禁門外朔風寒

濟公寫訖。遂開大門。一逕去了。虔婆聽得門響。急起視之。只見臺子上一幅字紙獨大姐睡著問時。大姐曰。夜來如此如此。虔婆曰。真童男子也。須與五官起問濟公。虔婆曰。早去了。桌上遺幅字紙在此。五官一見乃曰。不枉了出家人。却說濟公

踏凍出清波門。自思如今身寒肚又飢。且去萬松嶺尋箇施主。討些早飯喫。逕赴陳太尉府前。見一門公掃地。濟公曰。煩與我通報。門公乃去箕帚入報。太尉慌忙走起。逕到廳上。濟公向前問訊。太尉曰。如何久不相見。濟公曰。歸家一年回寺。被長老拘束得緊。數日前得火工三碗酒喫。吊動念頭。連日在城中同沈五官閑戲。日昨去新街。劉行首家歇。起早逃出。特到府中。太尉大笑。取湯來。濟公曰。湯不要喫。太尉曰。我理會得你只要酒喫。命當直的整治肴饌酒果。濟公喫了十五六碗。太尉曰。你身上冷否。濟公曰。頑皮袋由他凍。太尉曰。你身上穿一領破直裰。脚下著一雙破僧鞋。赤條條露雙腿。我今送你一疋綾子一箇官絹做件衣服。銀一兩。作裁縫錢。濟公曰。我儂無有報答你。你明年上冬有場大灾。你將紙筆過來。取箇香盒。閑人暫退。濟公遂寫字放在香盒內。如法封固。付與太尉。令安在佛堂前。明年有灾時。可開來看。其後太尉。忽患一發背。大如茶甌。痛不可忍。百般醫治不痊。猛然思起濟公留下香盒。急取來看。但見盒內寫著一方太尉如法修合。遂果獲效。此係後話。且說濟公其日得了綾子官絹銀兩遂拜謝太尉纔下嶺。見一夥乞兒。凍倒在地。濟公曰。苦惱。我有些東西與你。袖中摸出綾子。官絹。銀兩盡與眾人。迤[這-言+里]歸到靈隱寺。見首座曰。你連日在何處。濟公曰。我連日在昇陽樓飲酒。新街里宿娼。首座曰。好好。你又喫酒又歇娼。濟公曰。我明明裡去。不強如你們黑地裡去。首座曰。長老昨日問我。我說你十六廳朝官處探訪。原來這樣胡行。急拖入方丈見長老。言濟公私自出去喫酒。宿娼。長老大怒。令侍者打二十。拖倒。揭起直裰。濟公却不穿褲子。轉身露出面前那物事來。眾僧大笑。長老曰。這廝如此無禮。首座曰。先師護短。容他慣了。長老曰。風顛之人不必打他。且放起來。濟公呵呵大笑。出方丈來曰。你們拖我見長老。却不打我。好漢子。和你跌三交。眾僧曰。不采你這風子。濟公曰。賊牛們。却又怕我。自此愈加風顛。眾僧皆來同長老計議。怎生逐得他出去。長老曰。他是先師徒弟。如何逐得。監寺曰。某有一計。自然使他安身不得。眾曰。却是怎麼。監寺曰。比先寺中有箇鹽菜化主。每日化來。常住公用。此職事最難。他化不得。自羞回也。如今可買一尊酒。整頓齋。使他大醉。倘若應允。亦不過月餘矣。眾僧曰。妙計。只恐他不允。監寺曰。他只要酒喫。是日整齋置酒。請濟公喫。濟公到方丈坐定曰。長老喚我做甚麼。長老曰。眾僧買酒在此請你。濟公曰。却又蹺蹊。你且說。為何請我。長老曰。我初住持。不識前事。先是此等有箇鹽菜化主。如今一向無人。今欲立箇化主。要你開疏頭。因此請你。濟公曰。既要寫疏。且只喫酒。若醉。方有文章。長老曰。你只顧喫。當時行童將隻大碗。放在濟公面前。一上喫了三十餘碗暫住。侍者。遂將文房四寶。放在桌上。濃濃磨墨。濟公起身拂紙而就。文不加點云。

伏以終朝易過。衣食難求。空門內。皆倚檀那。寺院中。全憑施主。倘無施主。房宇便東倒西歪。若沒檀那。和尚就忍飢受餓。衣非綾錦。也須得綿布遮身。食不珍

羞。亦必用酸齏過粥。費用雖不奢華。人多也難掙挫。輒持短疏。遍叩高門。不來求施衣糧。但止化些鹽菜。灶戶口燒造殷勤園圃人。種作勞碌。羞將痴臉懇求他。全仗勸欣資助。我莫怪貧僧朝朝饒舌。皆因弊寺日日用他。一碗糙米粥。無他怎送入飢腸。半碟黃酸齏。有你乃能充餓口。和尚箇般若惱子。達官普發歡喜心。日化八貫資財。供入常住增富貴。朝忝三寶賢聖。願祈施主永安寧。謹疏年月日。

濟公寫罷。長老并眾僧都喝采令行童取酒來。濟公又喫了十餘碗。長老曰。一客不煩二主。再浼你做箇化主。濟公曰。我是風子如何做得。監寺曰。濟公結識的是十六廳朝官。十八箇財主。莫言一日八貫。便是八十貫。他也化得。長老曰。原來恁地。濟公曰。相識家。只好索他些酒食。如何又化他錢財。長老曰。你胡亂化半年三箇月。我這裡便今人代換。濟公此時已醉。應道喫了你們酒。如何推得過。長老大喜。便交鋪香花燈燭。請濟公坐了受長老三拜。收拾齋襯果品。遂別長老出方丈。心內暗思。我反被局了。在這裡亦不秀氣。不如一發起了度牒。別處去罷。轉入方丈。長老問何故又回。濟公曰。我思做此化主。永免去各處去化。身邊又無度牒。只道我是野和尚。故此回取度牒。長老曰。說得是。即令監寺。取度牒付與濟公收了自去。且說濟公出山門。逕到白樂橋坐。思這夥禿驢。合成圈奪。明是局我出來。淨慈寺德輝長老。平素與我契合。我往投他必然見留。逕望淨慈寺來。入見長老問訊。長老曰。濟公何來。濟公曰。說不得。弟子被眾局我做鹽菜化主。弟子初時不肯。後被他灌醉。一時應承。今思明是局我出門。故特來投。希留為愛。長老曰。你是靈隱寺。有分子孫。如何空身出來。濟公曰。我不要他東西。只因被這班欺侮。過不得。望我師慈悲。長老曰。留自留你。只是昌長老面上不好看。老僧明日寫一柬去。他若回字來。那時收你。兩家都好看。濟公曰。我師見是。當晚濟公就方丈中暫歇。次早長老寫了書。差傳使詣靈隱寺。時昌長老正在方丈中坐。侍者報。淨慈寺傳使在此。長老交進來。傳使將書呈上。云。

南屏山淨慈寺住持比丘德輝。稽首師兄昌公法座前。即晨新篁漸長綠樹成陰。恭惟尊候安享禪規倍增清福。上剎散僧道濟到弊寺言。蒙差作鹽菜化主。醉時應允。醒却難行。避于側室。無面回還。特奉簡板伏望慈悲。念此僧素多酒症。倘覩薄面。明日自當送上。

昌長老一見大怒曰。道濟受某三拜。不曾化得半文錢。便來討錢。我寺決不用他。令侍者取筆。就簡板後。批八字云。

似此顛僧無勞送至。

批罷。付與傳使自回。且說德輝長老。正與濟公話間。忽見傳使至前施禮。將前言細說。呈上簡板。長老大怒曰。這畜生。我又不屬你管。如何這等無禮。濟公曰。便是檀板頭不曉事。只為我。交長老受氣。長老曰。濟公我收你在此替我爭氣就陞你本寺書記僧。一應榜文開疏。俱是汝。濟公謝了長老。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。不覺已

過月餘。忽一日濟公閑步出山門。走至長橋[土*免]下。只見賣餠餠兒。王公在門首播荳。王公曰。濟公多時不會。濟公曰。我被靈隱寺趕出來。今共你做隣舍。王公曰。你坐一坐。待我買賣淨些。同你下棊。就掇條凳子。在門前安下棊盤。濟公曰。我儂贏得。喫一盤餠餠。若輸了你便打我一箇栗暴。王公大笑。二人下了五六盤。濟公却輸了一盤。王公曰。出家人不打你。只與我寫一招牌。濟公曰。我無酒却寫不得。王公便與濟公對門方家酒店裡。濟公一上喫了十五六碗曰。你要寫甚樣招牌。王公拿出一幅紙。濟公提起筆。便寫下十字。云王家清油細荳大餠餠兒。寫畢濟公曰。我喫你酒。無物相謝。我將方纔下棊為題。寫一篇文在粉壁上。詞云。

無為堂上敵手相逢。移來一座水晶盤。傾下兩行碧玉子。聚三掣五。奪角爭先。靜悄悄向竹塢松軒。冷清清對茅亭菊檻。排成形勢。黑叢叢萬里干戈。擺定機關。白皎皎一天星象。休言國手。謾說神仙。遍九州。奪利于蠅頭。布三路。圖名于蝸角。縱橫在我。敲磕由他。箇中訣破著精神。要使英雄滿天下。

嘆 除非有箇神仙路 衝破從來七九關。

濟公寫罷。作謝出門。逕往萬松嶺。望毛太尉。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。濟公向前施禮曰。太尉射得好。太尉急忙歇箭曰。何故久不會。濟公把前事細說。太尉曰。今日熱同你竹園中。乘涼喫酒。至晚而散。仍于府中。歇住五七日。濟公曰。我還要去望陳太尉。遂別。逕到陳太尉府前。門公通報。太尉出迎。茶罷。便令安排品饌。飲酒至晚。又留在府中。歇住二三日。濟公猛省曰。長老把我為人運出來十餘日。他必嗔怪。遂別太尉。逕來淨慈寺。却說德輝長老半月不見濟公。心中嗔惱。差火工四下尋覓。到長橋。只見濟公在餠餠鋪中。火工向前曰。濟公長老有請。濟公便起身。入方丈見長老曰。老僧再三囑付。緣何不改前非。濟公跪在面前曰。告我師慈悲弟子。許久不去望相識。偶至萬松嶺。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。陳太尉府裡住二三日。故此擔閣了。長老曰。我不信二位太尉。是朝廷近侍官。如何敬你。且說你的本身事。我便饒你打。濟公請紙筆。便作一詞。名臨江仙云。

粥去飲來何日了。都緣皮袋難醫。這般軀殼好無知。入喉纔到腹。轉眼又還飢。惟有衲僧渾不管。且須慢飲三盃。冬來猶掛夏天衣。雖然形醜陋。心孔未嘗迷。

長老大喜曰。既然朝官與你好。如何做不得鹽菜化主。濟公曰。做到做得。爭奈不怯氣化來請這夥賊禿。若是長老這等相愛。休說鹽菜。便一日要十箇猪也有。長老大笑道。我寺中原有壽山福海藏殿。如今[土*冊]壞。若得三千貫錢。便可起造。你化得否。濟公曰。非是弟子誇口。三千貫。只消三日便完。長老便令侍者。請鹽寺買辦。酒肴素食羅列于方丈。長老親陪濟公。喫得大醉。長老曰。要開疏頭。你醉了。明日寫罷。濟公曰。我是李太白。但酒多越好。乃令行童取過文房四寶濃磨了墨。濟公提筆起。一掃而就。云。

伏以佛日增輝。法輪長轉。夫佛日者。乃佛光洞照。法輪者。是法力傳流。切見南屏山淨慈寺。承東土之禪宗。稟西湖之秀氣。殿閣軒昂。門樓高大。近因藏殿傾頹。便覺僧家寥落。是以法輪不動。食輪怎得周全。藏殿若完。佛殿自然氣象。欲得壽山福海莊嚴。須仗達官長者。歡喜捨金賜鈔。須休心下躊躇。運木擔泥。且便眼前成就。輪轉無休。檀那永固。募緣化主書記僧。道濟謹題。

寫罷長老大喜。次早濟公。到方丈別了長老。出門逕投萬松嶺來。忽聽一聲喝道言太尉朝回。少頃毛太尉近面。太尉曰。這早何處去。濟公曰。我早。太尉又早。太尉曰。我是官身。朝裡去方回。你出家人正好穩睡。濟公曰。亦有一事睡不能熟。進府訴稟。太尉便令整治早飯。問濟公。適間欲說甚話。濟公曰。弊寺有座壽山福海藏殿跌倒。今欲修造。須三千貫錢。因此特來望太尉一力完成。將出疏簿。遞與。太尉曰。我那有三千貫。些少布施使得。濟公曰。教我再化何人。太尉曰。既如此可停一兩月。待下官鞫集。濟公曰。箇却使不得。三日內便要。太尉曰。你正是風子。三千貫錢如何更有。濟公撇了疏簿。急急起身。太尉趕出去。將疏簿去還他。濟公拿起。又丟入去。一逕奔走。太尉分付門公。今後濟風子來。休放進府。且說濟公。逕自回寺。首座問曰。化得若干。濟公曰。後日皆完。首座曰。今日無一文後日那得完。濟公曰。不要你憂。我自自有道理首座說與長老。長老亦不信。次日眾僧。咸對長老言。濟公今日不出去化。因在灶下捉虱子。明日如何有。第三日。毛太尉早朝但見一皇院子來道。娘娘有旨。宣太尉。急忙到太后宮中。拜舞罷。太后曰。毛君實。子童夜來三更時分。見一金身羅漢。言道淨慈寺壽山福海藏殿崩珊。化鈔三千貫。再言疏頭在汝家。後有名字。太尉大驚。暗思濟公非凡人也。乃啟奏曰。娘娘兩日前。淨慈寺書記僧。委有疏頭。留于臣處。太后曰。寶庫內有三千貫脂粉錢。子童共你到淨慈寺。認此金身羅漢。太后懿旨。備辦鑾駕。妖妃彩女隨往淨慈寺行香。毛太尉押解三千貫鈔。其日濟公在房中。曰此時將及來也。行出房門高叫。都來接施主。使去擂鼓撞鐘。長老聽得。急使侍者問消息。只見門公報道。有黃門使來。說太后娘娘行香。長老忙披袈裟出方丈。引滿寺五百餘僧迎接。只見太后鳳輦到來。長老等于山門外接見。娘娘謂長老曰。子童昨夜三更時分。夢一金身羅漢。來化鈔三千貫。修造藏殿。今日送鈔在此。子童要認這尊羅漢。長老見說擡著香爐。引五百餘僧。團團在佛殿上看經。此時濟公來在數內。却從面前過。太后指曰。正是此僧。方欲下拜。濟公急忙打箇根斗。褲兒不穿露出前面這件物事。扒起便走。長老就奏娘娘曰。此僧平日有些風症。太后令毛君實。將三千貫交與庫師收了。太后自回。長老眾僧送出山門。自回方丈。令尋濟公。不見。忽一侍者來曰。濟公引領一夥小兒。撐一隻船。到西湖採蓮。長老曰。濟公要這藏殿完成。一時遂顯靈感。今恐被人識破。故作此態。濟公將船划過石岩橋登岸。令小兒划船回去。却自望古蕩里摸去。教場橋登東廁。只見尿缸內一箇蝦蟆。浸得老漲的。濟公曰。苦惱。亦是輪迴。我與你下火。作頌云。

這箇蝦蟆。死也掘強。瞑目並牙。跣趺合掌。佛有大身小身。即非我相人相。一念悟來。離諸業障。

唵 青草岸邊尋不見 分明月夜梨花上。

濟公念罷。只見半空中。青衣童子叫曰。多虧師父。已得超昇。眾皆喝彩。忽一人拖住濟公曰師父。同你前面坐一坐。濟公曰。阿哥。你是何處。那人曰。我是西溪安樂山永興寺長老。聞清溪道士徐公。說上人清德。累欲一見。今日小人有緣。且去飲三盃。二人行過古蕩街。逕望永興寺來。此時長老正在山門下乘涼。濟公向前施禮。長老曰。師兄何來。砧基曰。此是濟長老也。長老大喜請入方丈。賓主坐定茶罷。問砧基何處相遇。砧基說蝦蟆下火故事。長老嘆羨。令整酒饌。濟公恁意飲了一夜。次日請徐提點陪侍。長老要造安樂橋。浼濟公開疏云。

伏以山藏古寺。水接平橋。西溪市北。安樂山橋。珊損年深。往來不便。欲建運雲之勢。全憑駕石之功。資金浩大。獨力難成。輒持短疏。遍扣大檀。誠哉勸資。慨然樂助。疊石橫空。杜預建時。從古有跨溪通道。相如題後。豈今無不慚風漱石。還愛月盈河水流。碧草環中過。人在蒼龍背上行。橋梁萬代。福祿無窮。

寫罷。二人迤[這-言+里]行至崇真寺夜宿。次日到洗馬池閑翫。題云。

昔日曾聞洗馬池	悠然此景在西溪
風生水面波紋細	日上堤邊樹影低
水底青天沉翡翠	波中明月浸琉璃
何如花下退朝去	喜看鴛鴦戲石磯

自是濟公只在永興寺。崇真寺。清溪道院。幾處盤桓。不覺過了四箇月。時值初冬天氣。濟公覺道身冷。思量我出來長久。須回寺去。於是別了長老。并徐提點。便向石人嶺來時。見上天竺懺首。同一道人坐地。見濟公來。二人起身相見。懺首曰。汝在何處。長老差人各處尋覓。濟公曰。我在永興寺。住了四箇月。恐長老見嗔。今日故回。汝等何往。懺首曰。你不知我寺。講主九月二十夜。著賊偷得一空。聞知西溪街上鄭先生。卜得好卦。故令我問課回來。濟公曰。我實不知。既如此。同你去望他。二人落了石人嶺。逕至寧棘庵。講主正在方丈中煩悶。濟公向前施禮曰。失彩失彩。講主曰。久不相會。何故不來看我。濟公曰。我儂今日偶遇懺首說。特來望你。講主曰。老僧掙了一世。今一夜皆空。濟公曰。出家人要財物何用。待他偷去。倒省得記掛。講主曰。我積攢來。要修僧房起鐘樓。今被偷去。與外人說不得。只好自知。故此煩悶。濟公乃曰。如此我作一律。替你解悶。題云。

啞喫黃瓜苦自知	將絲就縱落人機
低田缺水遭天旱	古菓安身著鬼迷
賊去關門無物了	病深服藥請醫遲
竹筒種火空長炭	夜半描龍畫向誰

講主大笑曰。妙哉雙關二意。我肚中多悶。你休回去。在此相伴。解嘆我也好。濟公曰。只怕無酒喫。講主曰。別物無有。惟酒你喫不了。濟公曰。既有酒。莫說一兩月。便是一兩年也在此。眾人大笑。自是濟公。又在天竺過了兩月。看看臘近。講主留過年。濟公曰。這却使不得。須回寺過年。乃別講主。向淨慈寺來。山門口撞見監寺曰。濟公一向在何處。濟公曰。我在老婆房裡。監寺曰。你是風子我不理你。濟公逕入方丈。見長老向前施禮。長老曰。不與老僧說知。一直出去半載。是何道理。濟公曰。偶然閑走。望長老慈悲。長老道我却不怪反被眾人笑。濟公曰。今後再不敢如此。自此濟公。只是坐禪念經。時值三月天氣。濟公對長老說。我從歸寺。並不曾出門。今欲出去。望相識。特稟長老。長老曰。你去。只可一兩日便回。濟公曰。謹領。乃離方丈。逕投萬松嶺來至毛太尉府。令門公通報。太尉忙出迎接。入坐茶罷。太尉曰。自從同太后娘娘到你寺。已半載餘矣。濟公曰。向日深虧相公。完成這庄勝事。近思酒飲特來相探。太尉曰。你且坐。今日園子。掘得些笋。將一半進朝。一半在此。令煮來與你嘗新。濟公大喜。一上喫大半碗。道滋味極美。佛語云。一寸二寸。官員有分。一尺二尺。百姓得喫。和尚要喫。直待織壁。我儂虧太尉得嘗新。長老在寺。夢也夢不見。我且剩幾塊。持歸奉長老。太尉道。此是殘剩。另將一盤。來用荷葉包固。濟公提荷葉包。作謝。遂行。一路向淨慈寺來山門下。首座曰。手裡包兒。莫非狗肉。濟公道不是。包內之物。你們夢也夢不見。眾曰。却是甚麼。濟公把包兒。塞將過去曰。你且聞一聞。逕入方丈。長老曰。你今如何便回。濟公曰。我一逕毛太尉府中去。却好嘗新笋。我討得一包。與長老嘗新。長老曰。難得你。濟公令侍者取一盤來。將荷葉包解開。傾在盤內。托上長老面前。長老喫了三二塊。人各分些。眾僧皆來討笋喫。長老曰有數。這些都分了。濟公曰。我儂在毛太尉府中。說禪機漏將笋來。你們只顧白口要喫。長老曰。你說甚麼禪機。濟公曰。一寸二寸。官員有分。一尺二尺。百姓得喫。和尚要喫。直待織壁。長老曰。絕妙絕妙。眾僧曰。你化些來與我們嘗新也好。濟公曰。眾僧有將新笋為題作得一詩。我儂便去化兩担來。長老便作一絕云。

竹笋初生牛犢角 蕨芽新長小兒拳
旋挑野菜炊香餅 便是江南二月天

濟公曰。今日不許。明日也無。後日還你兩担。長老曰。這新笋初生。如何論担。濟公曰。休要管。次日濟公逕投萬松嶺。毛太尉府裡來。到廳坐定。濟公曰。昨日蒙賜笋。長老喫了。眾僧都討。我儂一時說了口。今日故來化緣兩担。太尉曰。若過十餘日。出得廣時。便有。如今初放標。何能論担。園子曰。昨夜頗暖。都鑽出頭來。太尉喜曰。將疏頭來。與你笋。濟公請帚筆一揮而就云。

錦屏破玉。偏宜我等齋盂。粉節出牆。已屬他人風月。正好拖泥掘出。那堪帶露担來。鹽油鍋內炙就黃金。湯水釜中煮成白玉。滿滿盛來沒底碗子。齊齊喫去無心道

人。趁嫩正好結緣。沒後難得進口。山僧盡嘗。滋味鮮甜。施主專享。福祿永固。

太尉喜曰。今日方透芽。且養他一夜。明早掘去。還多得些。濟公曰。正好。正好。太尉當晚留濟公在府歇了。次早同濟公步入竹園中。只見掘起約有五担。撥五箇當直人挑送。濟公謝了太尉。投淨慈寺來。眾僧在山門下。遙見濟公領五担笋來。急報長老。濟公曰。笋便化了。你等可出五百文鈔。還脚錢。長老曰。老僧自有。令侍者取鈔五百文。付五箇送笋人去訖。長老令煮笋。與眾僧喫。喫罷盡散。却說濟公。猛思靈隱寺。昌長老已死。不去送得喪。聞得印鉄牛做長老。要去望他。離寺過六條橋。徐步行至靈隱寺前。見侍者曰。煩希通報。侍者入方丈曰。淨慈寺濟書記來訪。長老曰。風子不要采他。你去回報不在。侍者報濟公。濟公大怒。便走到西堂房裡。望小西堂。亦不在。問行童借筆。去冷泉亭下。作詩一律云。

幾百年來靈隱寺 如今却被鉄牛門
蹄中有漏難耕種 鼻孔撩天不受穿
道眼何如驢眼瞎 寺門常似獄門關
冷泉有水無鷗鷺 空使留名在世間
寫罷付行童。仍于西堂粉壁題云。
小小庵兒小小窓 小小房兒小小床
出入小童并小行 小心伏事小西堂

濟公別了行童自回寺。却說靈隱寺。有人入白。長老怒曰。臨安府趙太守。是我故交。洩他砑去淨慈寺門外。兩傍松樹。破他風水。却說德輝長老。一日共濟公在方丈中。忽見侍者報曰。山門外趙太守。帶百餘人。要砍兩傍松木。長老曰。如何是好。濟公曰。長老休慌。待我去見他。長老曰。這官人十分利害。汝去見他。須用小心。濟公曰。我師寬心。言訖。出山門。太守在外叫和尚。濟公向前施禮。太守曰。你便是甚麼濟顛。久聞你善賦詩。今來見我有何話說。濟公曰。聞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。有詩呈上。

亭亭百尺接天高 曾與山僧作故交
滿望枝柯千載茂 可憐刀斧一齊拋
窓前不覩龍蛇影 耳畔無聞風雨號
最苦早間飛去鶴 晚回不見舊時巢

太守見詩大喜。見山環翡翠。屋隱烟霞。令濟公作詩云。

白石磷磷積翠嵐 翠嵐深處結茅庵
煮茶迎客月當戶 採藥出門雲滿籃
琴掛葛絃鳴素志 窓開風拂罷清談
今朝偶識東坡老 四大皆空不用參

太守嘆賞不足。曰下官亦續一律云。
不作人間骨肉僧 霜威隱隱骨稜稜
金芝三秀詩壇瑞 寶樹千花法界清
得句逃禪寧縛律 即心是性不傳燈
我來問道無餘事 雲在青天水在瓶

須臾齋畢。太守自回。長老入方丈謂眾僧曰。今日若非濟公。誰人解得。却說濟公閑行至長橋。見賣餠餹兒門上。貼著斗書。吃了一驚。走入見王婆在棺材邊哭。王婆曰。阿公和你素好。後日出殯。你來送喪。就請你下火。念阿公平日之面。說兩句禪機。令他西方去。濟公曰。如此準來行到長橋上坐著。只見賣蘿蔔的沈乙。挑了空担來曰。師父多時不見。同你飲一碗何如。濟公曰。甚好。二人走入酒店坐定。沈乙篩酒。濟公一上喫了幾碗。濟公曰。難得你這片好心。我看你巴巴碌碌。何時是了。不□隨我喫碗安單飯也罷。沈乙曰。我久懷此意。若師父肯提挈。今日便跟師父。濟公引沈乙來寺。參見長老。濟公曰。弟子尋得一徒弟在此。望長老容留。長老遂與他摩頂受記。改名沈萬法。次日飯後。濟公令沈萬法扒些火來。萬法曰。要火做何用。濟公曰。我今日閑坐。烘幾箇虱子。少刻萬法掇一盆火來。濟公脫下直裰。在火上一烘。兩箇虱子做一塊鑽出來。濟公曰。虱子也有夫妻。我欲咬死。又恐污了口。不如就火中燒化。便放虱子火中。口念云。

虱子聽我語。汝今當記取。類于虫蟻中。只與血肉處。清淨不肯生。來生我袴里。大不大如麻。亦有夫和婦。宛轉如是生。啞我何時悟。我身自非欠。你豈能堅固。向此一爐火。切莫生驚怖。拋却蠕動軀。莫復來時路。

唵 烈焰光中爆一聲 剎剎沉沉無覓處。

是日。濟公分付沈萬法。道我去長橋送王公喪。了便回。逕去。喪事將起身。濟公曰。我一發替他指路。口念云。

餠餹兒王公 秉性最從容 搗荳搗了百來拒 蒸餅蒸了千餘籠 用了多少香油
燒了萬千柴顯 今日盡皆丟散 日常主顧難留 靈棺到此 何處相投。

唵 一陣東風吹不去 鳥啼花落水空流。

一壁起材。行至方家局燒化。濟公手提火把。道大眾聽著。

王婆與我喫粉湯 要令王公往西方
西方八萬四千里 如今且只在餘杭

念罷。只見一後生來在王婆面前作揖。乃是女兒鄰舍。先是王婆。有一女嫁在餘杭。比時有孕。不來送喪。昨夜五更養得一箇男兒。肋下有四硃字。寫道餠餹王公。因此特央鄰人報生。王婆聽得大喜。眾人驚駭。濟公被眾人圍住。便跳在桌上。打箇跟斗。露出下面物事來。眾人大笑。濟公趁笑間一逕走了。乃入清渡門來新宮橋下。沈平齋生藥鋪裡。他家媽媽尊敬濟公。見濟公忙請入內。坐定茶罷。媽媽便令安排酒

來。將一隻大碗。安在濟公面前。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。已有醉意。養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魚來。媽媽道再喫幾碗。濟公又喫了十數碗。十分酩酊。作謝媽媽。撞到清波門一交跌倒。把門的并過往人圍住。其中有認得的。道這是淨慈寺濟書記能吟詩極好。只是喫酒沒正經。濟公聽見說。傲起來曰。誰人說我沒正經。便歌云。

本是修來四果身。風顛作逞混凡人。能施三昧神通力。便指凡人出世津。經卷無心看。禪機有意親。醉時喝佛罵天真。渾身不見些兒好。一點靈光絕勝人。

認得的。扶起濟公。攙到十里松。又跌倒了。直到淨慈寺報知長老叫沈萬法。急出山門。到十里松。向前道師父回寺去。濟公曰。賊牛。駝我去。把沈萬法吐了一頭一臉。沈萬法駝到厨下。麪床上放師父睡了。方去洗臉。濟公跳將起來。高叫無名發。呀呀呀。眾僧都道濟公酒狂。濟公曰。駝我見長老又叫無名發。呀呀呀。眾僧不曉得。都去睡了。濟公不住口連叫到三更時分。羅漢堂琉璃燈。燒著旛脚。火起。濟公邊廊下叫。無名發呀呀呀。敲各房門。眾僧撩亂起來。各自收拾猛火隨風。焰焰騰騰。延燒佛殿兩廊各僧房。濟公曰。燒得這禿驢們好。忽然弓兵入來。捉住兩箇監寺出官。只不見長老。這火直燒到次日午時還未滅。止留得山門不燒。眾僧對濟公曰。許多佛力。因何不能護持。濟公口占四句云。

無名一點起逡巡 大廈千間盡作塵
非是我佛不靈感 故要樓臺一度新

話間官府救火。就將兩箇監寺。枷在長橋上。眾僧在火場上商議。不知長老何處。怎生救得兩箇監寺。濟公曰。監寺且遲遲。尋長老要緊。眾僧曰。必定睡熟在方丈燒死了。侍者曰。我們真箇不曾見長老出方丈門。濟公說。既然如此。且著火工去扒地。扒了多時。並無踪跡。只見一塊砌平磚。上面惟留下八句詩云。

一生無利亦無名 圓頂方袍自在行
道念只從心上起 禪機俱向舌根生
百千萬劫假非假 六十三年真不真
今向無名叢內去 不遺一物在南屏

濟公曰。長老自歸天台山去了。且令火工收拾些燒不盡木頭。搭起幾間茅屋。眾僧安身。濟公行至厨下。見一大鍋熱湯高叫。此間好熱湯。且來洗面。我有一隻曲兒。唱與你們解悶。唱云。

淨慈寺。蓋造是錢王佛殿兩廊都燒了。止留得兩箇金剛。佛也悶。放起玉毫光。平空似教場。却有些兒不折本。一鍋冷水換鍋湯。

眾僧齊笑。你便風狂。兩箇監寺。枷在長橋。你須救他。濟公一程走到長橋。見兩箇監寺枷在那里。濟公曰。你兩箇板里鑽出頭來。好像架子上安砲燈。監寺曰。阿哥。你不救我們。反來戲謔。濟公曰。我救你。救你。逕往毛太尉府中。太尉接見曰。回祿回祿。濟公曰。說不得。二人坐定。太尉便交安排酒。喫至半酣。濟公曰。我

儂多感太尉。在此喫酒。兩箇監寺。枷在長橋。望太尉一救。太尉曰。不妨我寫封柬去。與趙太守就放。次早濟公對太尉曰。我儂且去火場上看看。行至寺門。只見兩箇監寺回來。眾僧大喜。問道如何得放。監寺說虧了。濟公央毛太尉一柬。分付趙太守。因此放回。眾僧俱謝濟公。首座曰。兀誰做得本寺長老。濟公曰。必須是蒲州報本寺。松少林長老。可做。監寺曰。此長老實好。只是年紀高大。如何肯來。濟公曰。你們要他來。必須買酒請我。監寺曰。此係大家之事。見今無錢。那得酒請你。我自修書。令人去請。濟公曰。請不來時。休怪我笑。一程望太尉府去了。寺中眾僧修成書柬。令傳使往蒲州報本寺。見了長老。呈上書柬。長老曰。老僧年邁。如何去得。傳使再三求請。長老曰。非為他故。實難行動。令知客。管待齋畢。傳使辭謝。回至本寺。將前事備陳一遍。首座曰。必須濟公寫書。再令傳使去。眾僧曰。是。便買一埧酒。請濟公。一上喫了十餘碗。濟公曰。前日請少林長老。傳使回來如何說。首座曰。前日空走了一遭。今特要你寫書柬子。濟公即時寫成封固。遞與傳使起身。來到蒲州。投見長老曰。老僧前日分付去了。如何又來。傳使曰。濟書記今有簡板在此呈上。長老折開一見大喜。書云。

象法浸凋。宗風淡蕩。往往來來。無發落。紛紛漫漫。自尋芳。須仗本色高人。今日大家公議。恭惟少林大和尚。行光先哲。德庇後昆。施佛教之鈴鎚。展僧人之鼻孔。休負諸山之望。莫辭一水之勞。惠日峯前。識破嶮崖之句。南屏山畔。愿全靈壁之光。慨順人情。毋勞牽鼻。

少林長老看罷曰。此回只得去走一遭。便令擂鼓撞鐘。聚大眾。選有德行者住持本寺。掛了牌。分付傳使先回。交濟書記休要出去。老僧收拾行李。只在月內便到。傳使作別。先回本寺報知。眾僧大喜。留濟公在寺。濟公曰。若不出去那得酒喫。一逕便走。叫他不住。監寺曰。若留他。每日那有錢買酒。不留他長老來又不歡喜。首座曰。容易。我有一大空坛。寄在人家。將去盛了湖水。泥了坛頭。只做賒的酒。直待長老來方開。可取一笑。監寺曰。最好。便尋濟公回來。首座曰。濟公我們無錢。賒一坛好酒。你看過了。直待長老來方開。濟公曰。不妨。你們賒來。須與兩箇火工扛到濟公面前。濟公曰。打開來嘗一嘗。首座曰。新泥的開了要出氣。濟公曰。也說得是。便掇一掇。道也了得我一醉。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著。過了數日。有人報長老到。眾僧都出遠接少林長老到寺。眾僧參拜長老畢。就與濟公講話。濟公曰。不要慌。且了正事。便將一塊磚。打開泥頭。但聞水氣大怒。一下打碎了坛。罵道這夥禿驢。分明弄我。少林長老聽得。問曰。做甚麼。侍者曰。濟公要酒喫作開。長老曰。濟公要酒喫。胡亂買兩瓶請他。忽濟公到長老面前曰。可奈這班禿驢弄我。長老曰。休要與他們一般見識。我自買酒請你。濟公曰。不曾與長老接風。甚麼道理。反要長老買酒請我。少刻酒來。濟公喫了。長老曰。老僧初到不知本寺。曾立被燒募緣榜疏否。濟公曰。這班禿驢。各自做家火那管正事。長老曰。今日你就與我寫。令侍者取文

房四寶來。濟公揮筆立就。文不加點。云。

伏以祝融作孽。照一萬頃之平湖。風伯助威。捲五百間之大廈。烈焰星飛于遠漢。囂塵霧鎖于層巒。各携雲錫以隨身。共駕牛車而出宅。向來金碧併作烟煤。過門孰不驚心。閉眼尤疑是夢。切念阿羅漢。不能冷坐。放起玉毫光。可憐調御師。也被熟熬。失却金花座。雖經世數。未厭人情。鐘鼓重警。發于虛空。香火復追。崇于先帝。毗耶城裏。從來大有檀那。給孤園中。指日可成蘭若。金剛不壞。鐵塔證明。

長老看了大喜。交侍者。把榜掛在山門。往來看者如蟻。越數日。濟公曰。我已化了。明日藝主至。次早果見朝廷。差太尉押到寶鈔三萬貫。言夜夢金身羅漢募緣。故朕完成勝事。長老眾僧謝恩訖。庫司收了三萬貫鈔。齋了太尉送出山門。擇日興工。諸府州縣。官員財主。無不布施。未二年間。殿宇房廊屋舍。皆已落成。忽一日濟公。閑步至雷峯塔。望常長老。長老曰。濟公一向監工辛苦。今日共你作盃。濟公曰。多感長老。令侍者置酒于水雲軒下。時濟公已醉。曰我儂惱你多。題詩相謝。乃寫云。

極目烟波遠接天	紅塵疎處結三椽
不憂風景來朝沒	只恐水雲到晚連
青黛山邊飛白鷺	綠楊堤畔泊漁船
悠然此地真堪樂	半是人間半是仙

寫罷。又飲酒。只見火工來。道長老有請。濟公忙起身謝了。便回寺。入方丈。長老曰。那里去來。濟公曰。我儂閑行。到常長老寺內。蒙留我飲。長老曰。我有酒在此特請你。少頃侍者將酒至。濟公又喫了十餘碗醉了。口中道本寺多虧長老做主。我儂也用心。成得這模樣。只有兩廊湧壁不完。我心放不下。長老曰。既如此。煩你完成。亦好。濟公曰。各處皆化了。惟有臨安府。新任王安撫。未曾化他。長老曰。我聞此官。不及第時。去寺院投齋。被僧人哄弄躲過。嘗怒。題其壁云。遇客頭如鼉。逢齋項似鷺。至今恨著和尚。你休化他。濟公曰。不妨。我務要化他。眾僧勸不住。濟公離寺。逕到府前。立于宣化橋上。安撫正在廳上。望見橋上一和尚。探頭探腦。分付虞侯。悄悄的採進來。四箇虞侯行至橋上。一把採住。把濟公推到廳上跪下。安撫曰。這秃驢敢如此大胆。濟公曰。貧僧是淨慈寺。書記僧濟顛。有段姻緣。只有相公省得。特來計較。安撫聽得。便令放起。你若說得好。便饒你打。若說得不好。加倍重打。濟公曰。昔日東坡居士。與秦少游。黃魯直。佛印禪師。四人共飲。東坡行一令。要一般物兩箇古人名。後兩句詩。眾人都替濟公擔憂。濟公不慌不忙。道相公聽著。

蘇東坡道筆毫落地無聲。擡頭見管仲。管仲問鮑叔。因何不種竹。鮑叔曰。只須兩三竿。清風自然足。

秦少游道。雪花落地無聲。擡頭見白起。白起問廉頗。因何不養鷺。廉頗曰。白毛浮綠水。紅掌撥清波。

黃魯直道。蛀屑落地無聲。擡頭見孔子。孔子問顏回。因何不種梅。顏回曰。前村深雪裏。昨夜一枝開。

佛印道天花落地無聲。擡頭見彌陀。彌陀問維摩。如何話更多。維摩曰。遇客頭如鼈。逢齋項似鷺。

安撫聽了大笑。請濟公入後堂。坐定茶罷。便令整酒。安撫陪侍。濟公曰。敝寺因遭風火。今得十方施主。鼎建一新。只有兩廊湧壁未完。特求相公慨然樂助。安撫曰。下官到任未久。那得布施。濟公曰。若得發心。不愁無鈔。佛語云。明中捨暗中來。安撫曰。既如此。下官有處。天晚。安撫留濟公宿了。次早。便整理俸鈔三千貫。差人押送。濟公逕投淨慈寺來。長老眾僧接見。盡皆喝采。庫司收貯了鈔。整齋待來人回府。一壁請畫師裝畫。濟公連日在寺看畫。忽思量酒喫。走在九里松。有一人家。起蓋三間廳屋。要求兩句佛語上梁。濟公道將酒來少頃酒到。濟公一上喫了十二三碗。忙交匠作一齊動手。將梁稱起。濟公立在凳上。念道。

今日上紅梁 願出千口喪 妻在夫前死
子在父先亡

那財主聽了。心中不悅。誰想濟公的話。都是順理。題罷。出門。過一餛飩鋪。店主識認濟公。邀入店內。請濟公喫餛飩。濟公喫了。遂把餛飩為題。借筆寫在壁上云。

包羅萬象。性氣粗豪。清淨為根。禮恭叉手。通身上縫隙無餘。鑊湯裏倒番觔斗。把得定橫吞豎吞。把不定東走西走。宜是山僧嚼破時。泥牛滿地嘖哮吼。

寫畢。忽有一人倒路。死在門首。眾人擾擾嚷嚷。店主見了。慌說這箇無頭人命。如何是好。濟公道不妨。我與你做好事。遂向死人作頌曰。

死人你住是何鄉 為因何病喪街坊
我今指與一條路 向前靜處好安藏

只見那死人扒將起來。逕奔嶺脚下死了。店主并四隣。十分歡喜。却說濟公取路回寺。只見四下雲布。一人忙奔躲雨。頭上插著號旗。濟公便問。你儂高姓。後生道。小人姓黃。在竹竿巷糶米。只有一母。見年八十。濟公道。你平日孝順麼。後生道。生身父母。如何不孝順他。濟公道。你前世孽重。我救你。隨我到方丈來擺下桌子。袈裟圍了。令後生躲在桌子下。濟公桌子上。盤膝而坐。念云。

後生後生 忽犯天嗔 前生惡業 今生縲身
老僧救汝 歸奉母親 諸惡莫作 免得禍臨

只見老松樹一株打碎。那後生起來作謝而去。濟公一日離寺。到前洋司。尼姑寺前。那尼姑。一向聞人。說濟公在靈隱寺。募緣裝佛。終日喫酒。眾僧埋怨。大醉。

扒上佛頭一吐。次日三尊大佛。真金裝就。實是活佛。以此要換銅鐘。央浼濟公開疏。濟公却好走到。門公曰。院主正交我來請你。濟公曰。我來正好。入內見院主坐定。濟公曰。要請我須醉便休。院主曰。我們女僧。常不用酒。濟公聽得就走。院主曰。你却忒性急。且坐。少頃羅列酒肴。濟公一上。喫了二十多碗曰。如今好了。你要做何用。院主曰。敝寺原有口鐵鏡。今要鑄銅鐘。特浼你寫箇疏頭。濟公將過帚筆。便寫云。

師姑鑄鐘 有鐵無銅 若要圓成 連松智松

寫罷。不別而行。院主見了不悅。却說王太尉出喪到虎跑寺安葬。石太尉二舍人。一名連松。一名智松。兄弟二人。亦來送殯。閑行至尼姑寺內。看見卓子上疏頭。內有連松智松四字。大驚。問曰。何人寫的。院主曰。濟風子。連松曰。他真是活佛。預先寫弟兄兩人名字。既如此。這口銅鐘。我兄弟一力完成。院主起身相謝。遂備齋。待二人罷回。次日二人一力儻成。却說濟公回寺。有箇老兒。賣一片香來。尋濟書記。逕入雲堂裡。只見濟公打睡。聽得有人脚步。開眼看時。那老兒胸前摸出一片香來。朝著濟公便拜。道小人特來。煩師父與我女兒下火。濟公問道兀誰。老兒道。小人是抱劍營街。行首藍月英的父親。不幸我女兒得病身死。來日出喪。今日特請師父下火。濟公應允。次日。逕覓一隻小舡。渡到石岩橋。上了岸。只見那送喪的人都來了濟公隨著棺材到金牛寺前。濟公道老兒。你要我下火把幾貫錢與我。老兒道。有百貫錢在此濟公道不消這許多。我只要五貫錢買兩瓶酒。喫了。然後下火。須臾酒到。濟公喫了。將火把在手。念道。

綠窓深鎖畫蛾眉。萬態千嬌誰得知。此景此時人已去。空對孤鸞獨自飛。藍行首。藍行首。梅花標格。蕙性溫柔。鴛鴦帳裡作生涯。錦繡叢中為活計。卸下石人帽子。脫却金剛草鞋。用恩情索。縛住薄情。使五慾箭。射入骨髓。琉璃瓶子擊碎。方知總是虛花。幾年閨閣風流。盡屬落花流水。山僧為汝。脫骨洗腸。

唵 掃盡百年脂粉氣 如今遍體自馨香。

齋罷。濟公忽思起。飛來峯住的張公。走去望他。見了張公。只見張婆在裏面走出來道。濟公。你好反。阿公去年七月間。痢疾。爭些死了。濟公道。我時常記掛你們。張婆遂整酒肴。濟公任意喫了道。我擾你多。明日做箇東道請你。你可到東花園前。十字路口來尋我。濟公作謝。出門回寺去了。却說張公。次日逕到園前。不見濟公。肚裡又饑。只得買些麵喫了。出門。便尋東廡。正入擡頭。只見矮柱上。掛看箇料絞。張公遂解開海青。束了腰間。一逕回家。看時十錠白銀。三口兒都驚呆了。當晚歡天喜地。次日天明。只見濟公慢慢走來。張公道。濟公你好不老實。交我丟了一日工夫。那裡等得你來。只得自去買了麵喫。濟公道。喫來喫去。還是我請你。喫的。明日准准等你。阿婆道。昨日真箇虧了你。拾得些東西。濟公道。也勾買酒喫。作別回寺。且說張公。次日逕到園前。只見濟公先在。二人逕入酒店。張公會了鈔。二

人出店。只見東廡門首。許多人擾攘。團團圍住看。張公近前望一望。只見一箇人吊死在昨日掛料絞的矮柱上。張公見了。喫了一驚。對濟公道。這箇罪過。怎麼是好。冤業都在我的身上。濟公道。放心。一些罪過也無。自有一段姻緣。我說與你。你前世是箇販茶客人。這人是箇脚夫。因見你是孤客。謀了你五千貫錢。害了你性命。今世起利。送來還你。一命填了一命。後世與你無冤讐。因此我要你來這裡。替你善解交了這孽。張公聽得說了。嗟呀不已。二人各別。濟公自回寺去。一日濟公入城。來到清河坊。昇陽宮前。王家酒店。原來店主人有女兒。年方一十九歲。害了怯病。已經半年。日輕夜重。服藥不效。父母晝夜啼哭。濟公便問。主人。把前事說了一遍。濟公道不妨。我醫得。你先將兩瓶酒來喫了。然後醫治。店主人分付酒保盪酒。濟公一上喫了十四五碗。就交店主人。快把女兒的臥房。四圍窓楞。紙糊了。不要一些通風。把香湯浴了。女兒關上房門。濟公與女兒貼背坐了。口占八句道。

癆虫癆虫 身似蜜蜂 鑽人骨髓 食人血膿
患者難救 我為汝攻 三昧火發 逐去無踪

濟公坐了一夜。只見那女子。脊梁內虫。鑽上鑽下。此時濟公喫了酒。三昧火發。那虫都逼出了。濟公忙要收治。不期窗外有人。把紙窓刺破。這虫從窟籠裡飛走了。至今患者。病真藥假。王家女子。幸遇濟公平復。滿門拜謝。又將銀五兩。送與濟公。一文不要。喫了些酒。作別出門。不在話下。且說濟公在寺。照料畫工。忽一日起來。見畫一箇神像在壁間。畫工曰。這是兀誰喜神。濟公曰。到像我的嘴臉。畫工曰。你為人好。我白替你畫。如今你也自贊幾句。濟公道容易。便寫云。

面黃似蠟 骨瘦如柴 這般模樣 只好投齋
也有些兒差異 說禪不用安排

畫工大笑。濟公將了神子。入城。逕到裱梢鋪徐家。見濟公千歡萬喜。道連日少會。且請坐喫三盃。濟公曰。難消。一連喫了三四十碗。大醉起身。脚高步低。撞到清河坊。正值馮太尉過。虞候喝濟公曰。你自過去。管我怎的。漸漸太尉至近。喝道你這和尚。係是出家人。如此無禮。濟公曰。多喫了一碗。在此眠一覺。干你甚事。管我不著。太尉大怒曰。且看管得你著否。四五箇虞候。把濟公扛到府中。當廳跪下。太尉曰。你這和尚。既入空門。須持五戒。却恣意嗜酒。醉臥街坊。是何處僧。好好供來。濟公接過紙筆供云。

南屏山。淨慈寺。書記僧道濟。幼生宦室。長習儒風。自威音王已前。神通三昧。至傳燈佛下世。語戲辨才。暗通三藏法。背記十車經。善繹五天竺書。能番六國梵語。清涼山。一萬二千人。同過滑石橋。天台寺。五百餘尊者。齊登鷲峯嶺。圓通纔見豎降旗。百僚聞知皆拱手。雲居羅漢。謾說點頭。嘉州石佛。休誇大口。光剎頭。賣嚮朴。也喫得飯。淨洗手。打口鼓。也覓得錢。蹶強賽過德州人。蹶蹶壓倒天下漢。有時清河坊。說些二四恣逞風狂。有時尼姑寺。講些禪機。稍知顛倒。放出無限佯

狂顛。笑殺文殊師子吼。唱小詞。行雲遏住。對洪飲。酒量難降。佛印如此聰明。未嘗脚跟點地。袈裟常被胭脂染。直裰時間粉膩香。禪床上醉番跟斗。鉢盂內每放葷腥。禪杖打倒龐婆。共道風流和尚。十洲三島。恣意遨遊。四海五湖無些拘束。捲衫袖。賣弄多少家風。繫脚絀。儘得些兒參透。今蒙取供。所供是實。復有一律云。

削髮披緇已有年 只同詩酒是姻緣
開看彌勒空中戲 困向毗盧頂上眠
撒手便能欺十聖 低頭端不顧三賢
茫茫宇宙無人識 猶道顛僧遶市廛

寫罷。呈上。太尉接過一看道好。將濟公放了。濟公得放。搖搖擺擺。行到本寺歇。次早起來。閑行湖邊。只見兩口棺木。許多人簇擁。乃是王員外子。王宣教陶師文女。陶秀玉。二人往來罰愿。一不娶。一不嫁。父母得知。逼令別行嫁娶。二人計極。于黃昏時分。逃出湧金門。一雙投湖而死。兩家各自撈起。買棺盛貯。陶秀玉。放在金牛寺。王宣教。放在興教寺。兩處火皆不著。來請濟公。濟公移陶秀玉材。同到興教寺。起材念云。

恭惟陶氏小娘。手扳銀浪。魄散烟波。飲瓊液以忘懷。踏凌波而失步。易度者人情。難逃者天數。昨宵低唱陽關。今日浪吟薤露。母老妹幼。腸斷心酸。高堂賦客。黃昏無復捲朱簾。伴寢蕭娘。向晚不能褰綉幌。化為水上蓮花。現出泥中玉樹。

唵 波平月朗綠陰中 莫問王郎歸甚處。

念罷。遂移陶秀玉材。往興教化寺同化。濟公立于轎上。手執火把。道大眾聽著。

切見王生宣教。陶氏秀玉。原欠前世。鴛鴦債負。荊棘叢中連理。愛慾池裡比目。双双共墮波心。兩兩同沉沙瀆。今朝帶水拖泥。怎免這場勞碌。王公嗚呼且住。陶母暫停悲哭。陡頓這些公案。山僧與你判牘。

唵 憑此火光三昧 各認本來面目。

念罷。只見兩道紅光。合做一處。化畢各散。且說濟公。仍舊至沈提點宅上相探。提點接見。同到官巷口。徐裱褙家。只見掛著濟公神子。提點道贊得好。上面空紙。再贊幾句。如何。濟公再贊云。

遠看不是。近看不像。費盡許多工夫。畫出這般模樣。眉如掃帚。一張大口。不會非言。只會喫酒。看看白頭。常常赤脚。有色無心。有染無著。醉眠不管江海波。渾身藍縷害風魔。桃花柳葉無心戀。月白風清笑與歌。倒騎驢子歸天嶺。釣月耕雲自琢磨。

濟公寫罷。提點同邀徐公。到通津橋酒樓上。三人依次坐定。痛飲一日。是晚就宿沈提點家。自此濟公。連日在城中。且說東花園前。土地廟隔壁。有箇賣青果的王公。其子王二。專喜養虫蟻。時遇八月。王二一日起。五更出正陽門捉促織。行到苧

麻邊。聽得一箇叫得好分開苧蔴看時。吃了一驚。見這促織。在一條火赤練蛇頭上。王二取塊石頭打去。蛇便走了。促織兒已跳在地上。王二腰間取出罩兒。拿了看時十分生得好。大喜回家。交二嫂。取碗井水來浴一浴。放在盆內。喫了早飯拿出與人聞。一連贏了數次。以此聞了名。一日帶了。逕來望仙橋上。但見兩對虞候喝道來。乃是張太尉。這太尉。亦喜養促織兒。見王二手提兩箇盆。便令虞候喚進府中。王二將虫兒呈上。太尉一見大喜曰。你賣與我要幾多錢。王二曰。這箇虫兒。父親所愛。相公要買。不敢不從。只與父親說知就來。太尉曰。若肯賣。與你三千貫錢。一付壽材板。王二回家。見父親說知。王公曰。不賣怎的。王二曰。我去討賒帳。他差人來討回話。你說等我回成交。却說張太尉心愛這虫兒。差一幹辦。叫柵頭同來。王二家。王公曰。其實好箇虫兒。我掇來你看。掇出盆兒。揭起蓋來。促織兒一跳。直跳出門外去。被鄰舍雞兒喫了。幹辦曰。王公沒了三千貫錢。一付壽材板。柵頭曰。王二回來。怎肯罷休。王公曰。我是爺。他是兒子。不怕他。二人自去了。只見王二大醉回來。便問太尉府裡有人來否。王公曰。有箇幹辦同柵頭來。要過一目。我掇出去。說不得這樣苦。一跳出去。被雞喫了。王二聽得說。把桌子一掀。碗碟盤子盡行打碎。鍋子水缸不留一件。跌得滿身疼痛。在地一覺睡到五更。只聽促織兒叫。便慌忙扒將起來。窗外射入月光。揭起盆蓋一看。正是原舊好的。日間雞喫的。乃是聒子。王二大喜。叫曰。阿公。你且來不要躲。我日間雞喫的乃是聒子。王公曰。好呀。各自去睡。到天亮起來。喫了早飯。提了盆兒。逕投張太尉府中。門公報知太尉王二到廳。太尉曰。昨日幹辦。說你的虫兒。被雞喫了。王二曰。日昨父親不知。却將聒子出來。被雞喫了。這箇虫兒在此。太尉大喜。叫當直喚柵頭來看了。交三千貫錢。一付壽材板。使人扛送。王二拜謝自回。次日就與石太尉虫兒聞。贏了三千貫。一連聞了三十餘場。無有不勝。因此取名王彥章。漸養至秋深。大限已到。太尉打箇銀棺材盛了。香花燈燭。供養三七日出殯。眾太尉都來。聽濟公指路。濟公曰。大眾聽著。

促織兒 王彥章 一根鬚短一根長
只因全勝三十六 人總呼為王鐵鎗
休煩惱 莫悲傷 世間萬物有無常
昨宵忽值嚴霜降 好似南柯夢一場

棺至方家峪。張太尉請濟公下火。濟公手執火把。念云。

這妖魔本是微物。只窩在石岩泥穴。時當夜靜更深。叫徹風清月白。直聒得。天涯遊子傷心。寡婦房中淚血。不住地只顧催人織。空費盡許多閑氣力。又非是爭奪田園。何故乃盡心抵敵。相見便怒尾張牙。揚鬚鼓翼。聞過數交。趕得緊急。贏者搨翅高聲。輸者走之不及。財物被人將去。只落得些食喫。縱有金玉雕籠。都是世情虛色。倏忽天降嚴霜。彥章也熬不得。今朝歸化時臨。畢竟有何奇特。仗此無名烈火。要判本來面色。

唵 托生在功德池邊 却相伴阿彌陀佛。

濟公念罷。張太尉曰。一發相煩撒骨。濟公曰。箇樣物事。也要我儂費心。胡亂撮些灰土包了。濟公立在船頭。手拿促織灰道。大眾聽著。

一夜青娥降曉霜。東籬菊蕊似金粧。昨宵穩貼莊周夢。不聽虫吟到耳傍。大眾萬物有用皆有死。鳥雀昆虫亦如此。今朝促織已身亡。火內焚屍無些子。平生健聞勢齊休。徹夜豪吟還且住。將來撒在五湖中。聽取山僧分付汝。冤與孽皆消滅。

唵 一輪明月浸波中 萬里碧天光皎潔。

濟公念畢。把灰向湖中一丟。一陣清風過處。現出一箇青衣童子。合掌當胸曰。感謝我師點化。弟子已得超昇。言訖風息。是日盡醉。濟公回。張太尉府中歇了。次日回寺。路由王太尉府前過。聽得裡面鼓鈸响。哭聲吟。堂候官道。太尉兒子小童死了。濟公走入後堂。正見太尉道。你來得正好。煩與小童入土則箇。濟公道。這樣小孩童。只好燒化了。等他托生去。太尉道。也說得是。就扛出放下棺材。濟公手拿火把。念道。

神童子 神童子 來何遲 去何速。

唵 烈焰光中喚不回 銀盆又向誰家浴。

念罷。下火了。太尉請濟公喫酒了。辭別回寺。見長老問道。濟公。你連日在何處。濟公將連日事說了一遍。長老大喜。忽一日濟公立于山門下。覺身上癢。到厨下脫直裰。令沈萬法捉虱子。却說一箇年少居士。手執一書。逕入寺內。問濟書記在否。知客曰。在厨下。居士一逕走到厨下。只見一箇和尚。在那里捉虱。向前施禮曰。師父莫非濟書記否。濟公曰。你問我何為。居士曰。小道是講西堂之姪。徐道成也。出家數年。今欲刳度。師叔西堂。特致書。令小道求師父開疏。濟公接書看了曰。你要開疏。何不買酒請我。徐居士到。酒店中去。濟公忙披直裰。逕出山門。至王家店中。二人坐定。原來徐居士。身邊無錢。喫得七八碗。濟公正要喫。居士叫住。還了三貫錢。濟公就酒店筆硯。居士取出疏頭。濟公寫云。

本是居士身 要作比丘相 祠部價難酬

袈裟又不周 我勸徐居士 只好罷休休

徐居士見了不悅。濟公曰。你要做和尚。須請我喫得大醉。居士無奈。遂脫下夾道袍。當三貫鈔。酒喫了。濟公乃提筆起。續二句云。

出門撞見龐居士 一笑回來光却頭

徐居士得了疏頭。與濟公謝別。取路望六條橋來。身上又冷。疏頭又寫壞了。一路不擡頭。到岳墳前。正冲王太尉馬頭。喝聲拿住。徐居士跪下。告曰。相公。小道因往淨慈寺。浼濟公寫疏頭。被他寫壞了。心下悶。因此冲了相公節。太尉曰。拿疏頭我看。居士袖中取出呈上。太尉看了大喜。便令虞候帶進府。太尉入府升堂。居士跪下。太尉曰。你真實有緣。太后娘娘。昨日與我一百道度牒。未曾捨動。你却好。

是第一名。便叫左右。取一道。付與居士。接得大喜。拜謝而去。且說濟公。一日喫早飯了。行至長橋。趁隻船。划到錢塘門上岸。望竹竿巷內。張提點生藥店來。只見張提點妻。立于店內。濟公施禮曰。孺人提點在否。這娘子所惡是僧道。乃回言不在。濟公却待要行。布幙內。張提點鑽出來。呵呵大笑曰。濟公久不會。請坐喫酒。濟公曰。我儂怕你娘子喫不下。提點曰。街上店中去。可乎。濟公曰。甚好。二人逕到申陽宮。酒樓上飲酒。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。對提點曰。汝娘子怪我們每日喫酒。我如今有一詞。唱與你聽。

每日終朝醉似泥。未嘗一日不昏迷。細君發怒將言罵。道是人間喫酒兒。莫要管。你休痴。人生能有幾多時。杜康曾唱蓮花落。劉伶好飲舞囉哩。陶淵明賞菊醉東籬。今日皆歸去。留得好名兒。

提點曰。絕妙絕妙。我帶有四幅箋紙在此。你與我寫四幅吊子。安在家中。你百年之後。也是一念。濟公口裡不說。心下思量。這言語。分明是催我死。提點袖中。取出箋紙。問酒保借筆硯。濟公遂寫。

其一。

幾度西湖獨上船	篙師識我不論錢
一聲啼鳥破幽寂	正是山橫落照邊

其二。

湖上春光已破慳	湖邊楊柳拂雕闌
筭來不用一文買	輸與山僧閑往還

其三。

出岸桃花紅錦英	夾堤楊柳綠絲輕
遙看白鷺窺魚處	衝破平湖一點青

其四。

五月西湖涼似秋	新荷吐蕊暗香浮
明年花落人何在	把酒問花花點頭

濟公道。我今日作詩沒興。寫亦不美。胡亂將去。遮壁。提點曰。有勞大筆。再喫幾盃。濟公曰。心下不樂。免飲。二人便行到望仙橋下。有箇開茶坊的婆婆。叫做陳干娘。看見濟公。便留喫茶。濟公曰。茶到正好。同提點入去。婆婆點了兩盃茶。請濟公提點喫。濟公曰。阿婆。難得你好心。時常請我。沒何報答。你去省馬廟前。杜處士家。討我神子頭兒來愛好安在家裡。以後自有好處。婆婆道。他須不肯。濟公便寫箇帖子與了。明日婆婆去討將來看時。却是箇病懨懨的瘦和尚。婆子道這樣冷貨。要他何用。撇在壁邊。誰想後來濟公死了。眾太尉要尋濟公神子。交幹辦去裱褙舖裡買。杜處士曰。只有望仙橋下陳干娘茶坊里。有濟公的神子。太尉就差幹辦。將三千貫。與婆子買了。這是後話。却說濟公謝了茶。出門撞見。一箇挑海螵担的。張提

點曰。濟公做隻海螵蛸。隨即口念云。

此物生在東海西 又無鱗甲又無衣
雖然不入紅羅帳 常與佳人做嘴兒

提點大笑。此時正是五月天氣。忽然一陣好雨。三人入茶坊避雨。見雨傘。濟公遂題云。

一竿翠竹。巧匠批爨。條條有眼。節節皆穿。四大假合。柄在人手。歸家放下。並不爭先。直饒瀉盆傾下。一搭權為不漏天。

題畢雨住。行不過數間門面。只聽得鐃鈸之聲。提點問是甚處做道場。濟公曰。這是王媽媽家。與王公做小祥功德。提點笑曰。這們人家。也做功德齋僧。濟公作詩云。

唐家閑里閑遊賞 媽媽家中請和尚
三百襯錢五味食 羊毛出在羊身上

提點大笑曰。還他道場錢也無。濟公又云。

媽媽好善結良緣 齋僧不論聖和凡
經資齋襯明捨施 少間暗裡送來還

二人過一古董鋪。門首見掛著一幅墨竹。濟公口占云。

數枝淡竹翠生光 一點無塵自有香
好似葛陂龍化後 却留清影在虛堂

店內有一條三股蔴繩。濟公拿起。便把口咬。店主人忙搶過手。扯住濟公要陪提點再三勸散了。一路行著。濟公道。他妻該死在這條蔴繩上。還有一服不曾咬得。這孽冤還不肯散。誰想過了數日。古董鋪娘子。與丈夫爭論。把這條蔴繩縊死了。且說濟公與提點。逕投清波門去。有一人家門前。放著一缸醬。濟公看一看。扒上大解。地下拾一塊炭來。壁上寫了四句云。

你家醬一缸 內有毒蛇藏 若無老僧說
人口俱被傷

其家得知。叫苦連聲。扛去倒。只見倒出兩條火赤練來。喫了一驚。纔知濟公救了一家性命。二人去。走得身上熱。提點袖中取出扇來。扇上有小畫。濟公口占云。

一枝風柳一蟬鳴 畫出規模宛似生
莫謂其中絕音響 報君消息甚分明

題畢。見一後生。挑担辣醬粉。濟公曰。怎麼賣。後生曰。五貫一篩。濟公要提點作一辣醬主人。提點曰。你只顧喫。我還錢。那後生盛一碗來。濟公做兩三口喫了。交只顧盛來。一上喫了半篩。提點曰。此物只宜少喫。濟公道好喫。又喫了半篩。提點還了那後生錢。二人逕往前去。却好撞見沈萬法。濟公遂別提點。同沈萬法出清波門回寺。濟公分付沈萬法。我不喫晚粥了。入房眠至初更。肚內碌碌响起。便叫沈

萬法。快攙我東廡上去。沈萬法急忙起來。攙至房門外。濟公忍不住。却有一火工。打舖在此睡。被濟公撒了一頭一臉。叫起來。濟公曰。阿哥休要罵。我急了沒奈何。火工只得自去洗了。濟公一夜瀉到天明。飯食不進。長老得知。自來探望。濟公曰。長老我年六十歲不好也。交沈萬法。扶到安樂堂去。漸漸病重。萬法只哭。濟公曰。你休得哭。我實虧你無物可報。你將紙來。我寫箇疏頭。你去王太尉處。討了度牒。沈萬法曰。謝天地。得師父病好。却取度牒與我未遲。濟公曰。我要休矣。你取紙筆來。沈萬法去取紙筆。眾僧曰。沈萬法。汝師父平日。不曾有衣鉢在寺。今既不好。恐有衣鉢在外。死後難討。亦須寫留一執照。沈萬法曰。我師父素不曾有衣鉢。怎生問人討。監寺曰。汝師父。日常往來者。十六廳朝官。二十四太尉。十八行財主。便要三萬貫。亦有。何為無衣鉢。沈萬法曰。亦是。取了二張紙。入安樂堂。濟公交。將紙筆過來。寫下一張。求度牒的疏。沈萬法。又放一張紙在前。濟公曰。再要我寫甚麼。萬法曰。眾僧說師父有衣鉢在外。師父歸天之後。胡亂把兩件與弟子作。憶念。濟公曰。我寫與你寫云。

來時無一物 去時無一物 若要我衣鉢
兩箇光卵核

長老曰。沈萬法。你師父平日。只貪盃酒。實無衣鉢。將疏頭去。王太尉府中。取度牒。便是你出身之本。沈萬法。復到安樂堂。濟公曰。如何你又來。沈萬法曰。恐師父要湯水喫。濟公曰。你去萬松嶺。報知各太尉。就討度牒來。沈萬法。星飛去了。少刻乃回。濟公病勢轉加。是時嘉定二年。五月十六日也。濟公叫起無名發來。眾僧只道有火長老都剎。濟公曰。今日我歸去也。可叫一剎頭的來。與我剎頭。就煩長老。與沈萬法。取一法名。亦就今日剎度。長老乃令剎了濟公萬法頭。濟公曰。我心今已放下。當時朝官太尉。相識朋友。盡至。濟公令沈萬法。燒湯洗浴。取件潔淨衣服穿了。却無僧鞋。長老自取一雙與濟公換了。濟公坐禪椅上。令取文房四寶來。寫下一絕辭世云。

六十年來狼藉 東壁打到西壁
如今收拾歸來 依舊水連天碧

濟公寫畢。下目垂眉。圓寂去了。沈萬法。大哭一場。眾官僧道。俱來焚香。至三日。正欲入龕。時有江心寺。全大同長老亦知。特來相送。會齋罷。全大同長老。與濟公入龕。焚了香曰。大眾聽著。

纔過清和晝便長。蓮芰芬芳十里香。衲子心空歸淨土。白蓮花下禮慈王。恭惟圓寂。書記濟公。覺靈。原係東浙高門。却來錢塘掛錫。參透遠老葛藤。吞盡趙州荊棘。生前憨憨痴痴。末後奇奇特特。臨行四句偈云。今日與君解釋。從前大戒不持。六十年來狼藉。囊無挑藥之金。東壁打到西壁。再覩舊日家風。依舊水連天碧。到此露出機關。末後好箇消息 大眾且道。如何是末後消息。

彌勒真彌勒 化身千百億 時時識世人
世人俱不識

唵 玲瓏八面起清風 大地山河無遁跡。

全大同長老念罷。眾皆歎賞。第二日啟建水陸道場。助修功德。選日出喪。屆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。靈隱寺印鐵牛禪師。與濟公起龕。禪師立于轎上。遞香云。大眾聽著。

一百光錢掛杖頭。前街後巷咨遨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明日無錢明日休。恭惟圓寂。書記濟公。覺靈。世居東浙。祝髮西州。逆行順行。凡聖莫測。橫說豎說。聳動王侯。天魔為伴侶。佛祖是冤仇。正好逢場作戲。俄然野壑歸舟。天堂收不得。地獄豈能留。

大眾既不能收。又不能留。畢竟如何。

唵 信少出門行大道 更兼何處不風流。

印鐵牛長老念罷。眾團頭做索。起龕。扛至法陰寺山門下請上天竺。寧棘庵長老掛真。寧棘庵長老立于轎上。手持真容道。大眾聽著。

鷲嶺西風八月秋。桂叢香內集真流。上人身赴龍華會。遺下神容記玉樓。恭惟圓寂。書記濟公。覺靈。一生只貪濁酒。不顧禪師道友。到處恣意風狂。贏得面顏羸醜。眼上安著雙眉。鼻下橫張大口。終朝撒手痴顛。萬事並無一有。休笑這箇規模。真乃僧家之首。

唵 現在曾過天台 認得濟顛面否。

寧棘庵長老念罷。鼓樂喧天。迎喪入虎跑。山門燒化。宣石橋長老。與濟公下火。手拿火把道。大眾聽著。

濟顛濟顛。落托多年。喝佛罵祖。喚死如眠。是天台山李附馬之裔。得靈隱寺遠瞎堂之禪。以護身符牒為常物。一火還能洞然。以叢林規矩為鄙吝。風狂行遍市廛。迅手寫出大道。向人博換酒錢。皮子隊里。逆行順化。散聖門前。掘地討天。臨命終時。坐脫立亡。已納敗闕。末後句中。隔凡成聖。也是搭虔。還他本色草料。方能滅盡狼烟。

唵 火光三昧連天碧 狼藉家風四海傳。

宣石橋長老念畢。舉火燒著。舍利如雨。眾僧拾骨。寧棘庵與濟公起骨道。大眾聽著。

天台散聖無人識。臥柳眠花恣飄逸。如今脫却臭皮囊。無位真人赤骨律。濟書記。記得記得。平生不露鋒銚。末後尾巴露出。

唵 這箇雪骨起風雲 一笑出門橫玉笛。

念罷。沈萬法捧了骨頭。寧長老道。貧僧一發與他送骨入塔。道大眾聽著。

冷泉參透瞎堂禪。到處逢人誇唧[口*留]。胸藏萬卷書。筆掃三千首。放憨在短巷長街。說法向茶前酒後。火燒舍利靈牙。何啻八斛四斗。不撒向月底波心。不殞在山腰谷口。今朝率堵以成。且要還他窠臼。

嘆 沒鬚鎖子兩頭搖 無縫塔中長保守。

寧長老念罷。把骨送入塔了。回喪至淨慈寺。山門前。只見二行脚僧問曰。那位是少林長老。長老曰。和尚何來。行脚僧曰。小僧從六和塔過遇。上剎濟書記。有一書。一雙僧鞋令小僧寄與長老。長老接過一看。大驚曰。濟公臨終時無僧鞋。老僧取此一雙與他穿。今已燒化。如何又將原物還我。且拆書看書云。

愚徒道濟稽首。焚香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。伏以山遙水遠。急難會面。即辰仲秋。桂子將殘。黃花欲放。城中車馬人烟雜。湖上清風明月閒。區區鑽開地孔。推倒鐵門。針尖眼中走將出來。芥菜子內尋條大路。折了錫杖。不怕上高下低。破却草鞋。管甚拖泥帶水。颺下竹笠。不要衣包。當行即行。要住便住。約莫西天十萬里。迅步虛空在目前。正行大道。忽遇魔君。托寄咫尺之書。送與故人相看。照管鉄籠馬。一脚踢倒泰山。隄防碧樹猿。雙手劈開金鎖。大笑萬山黃葉落。回頭千派碧泉流。冗中不及一一。數字以代面言。傳與南北兩山。常教花紅柳綠。

又頌云。

看不著。錯認箴箠是木杓。昨夜三更月正西。麒麟撼斷黃金索。幼年曾到鴈門關。老去分明醉眼看。憶昔面前當一箭。至今猶自骨毛寒。只因面目無人識。又往天台走一番。

二行脚僧。在寺安歇。眾官員人等各散。忽一日有錢塘縣一走差的。來見長老曰。小人因往天台下文書遇見上剎濟公。洩小人寄封書在此。長老接過拆開看時內詩二首云。

其一。

片帆飛過浙江東 回首樓臺沙漠中
傳與諸山詩酒客 休將有限恨無窮

其二。

脚絀緊繫興無窮 拄杖挑雲入亂峯
欲識老僧行履處 天台南岳舊家風

少林長老曰。濟公如此來去明白。走使驚曰。小人只道是活的却乃死了。不在話下。後五十年來。淨慈寺崩損。無人去化木植修葺。忽一日。有一范村人送木植來。言說濟書記募化來的。長老駭。遂令監寺收了。一寺僧人。無不感仰。後濟公徒弟沈萬法。陞至本寺監寺。壽年九十三歲而終。濟公累累顯應。書不能盡。有詩為證云。

黃金百煉費工夫 下得工夫價自無
若是昔年留得種 任君千遍去耕鋤
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(終)

No. 1361-A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(出于北磻文集)

舍利。凡一善有常者。咸有焉。不用闍維法者。故未之見。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。而聳觀聽。未之知也。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。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。狂而踈。介而潔。著語不刊削。要未盡合準繩。往往超詣。有晉宋名緇逸韻。信脚半天下。落魄四十年。天台雁宕。康廬潛皖。題墨尤雋。永暑寒無完衣。予之尋付酒家保。寢食無定。勇為老病僧辨藥石。游族姓家。無故強之不往。與蜀僧祖覺。老略相類。覺尤詼諧。他日覺死。叟求予文祭之。曰於戲吾法。以了生死之際。驗所學。故曰生死事大。大達大觀。為去來為夜旦。顛沛造次無非定。死而亂耶。譬諸逆旅。宿食事畢翩然干邁。豈復滯留。公也不羈。諧謔峻機。不循常度。輒不踰矩。白足孤征。蕭然蛻塵。化門既[(度-廿+?)*女]。一日千古。迥超塵寰於譚笑間。昧者昧此。即法徇利。逃空虛遠城市。委千柱壓萬指。是滉漾無朕為正傳。非決定明訓為戲言。坐脫立亡。斥如斥羊。欲張贗浮圖之本也。相與聚俗而謀曰。此非吾之所謂道。靈之邁往。將得罪於斯人。不得罪於斯人。不足以為靈。所謂道也。叟曰。嘻亦可以祭我。逮其往也。果不下覺。舉此以祭之。踐言也。叟名道濟。曰湖隱。曰方圓叟。皆時人稱之。嘉定二年五月十四。死於淨慈。邦人分舍利。藏於雙岩之下。銘曰。

璧不碎 孰委擲 疏星槃星爛如日
蛟不泣 誰汎瀾 大珠小珠俱走盤